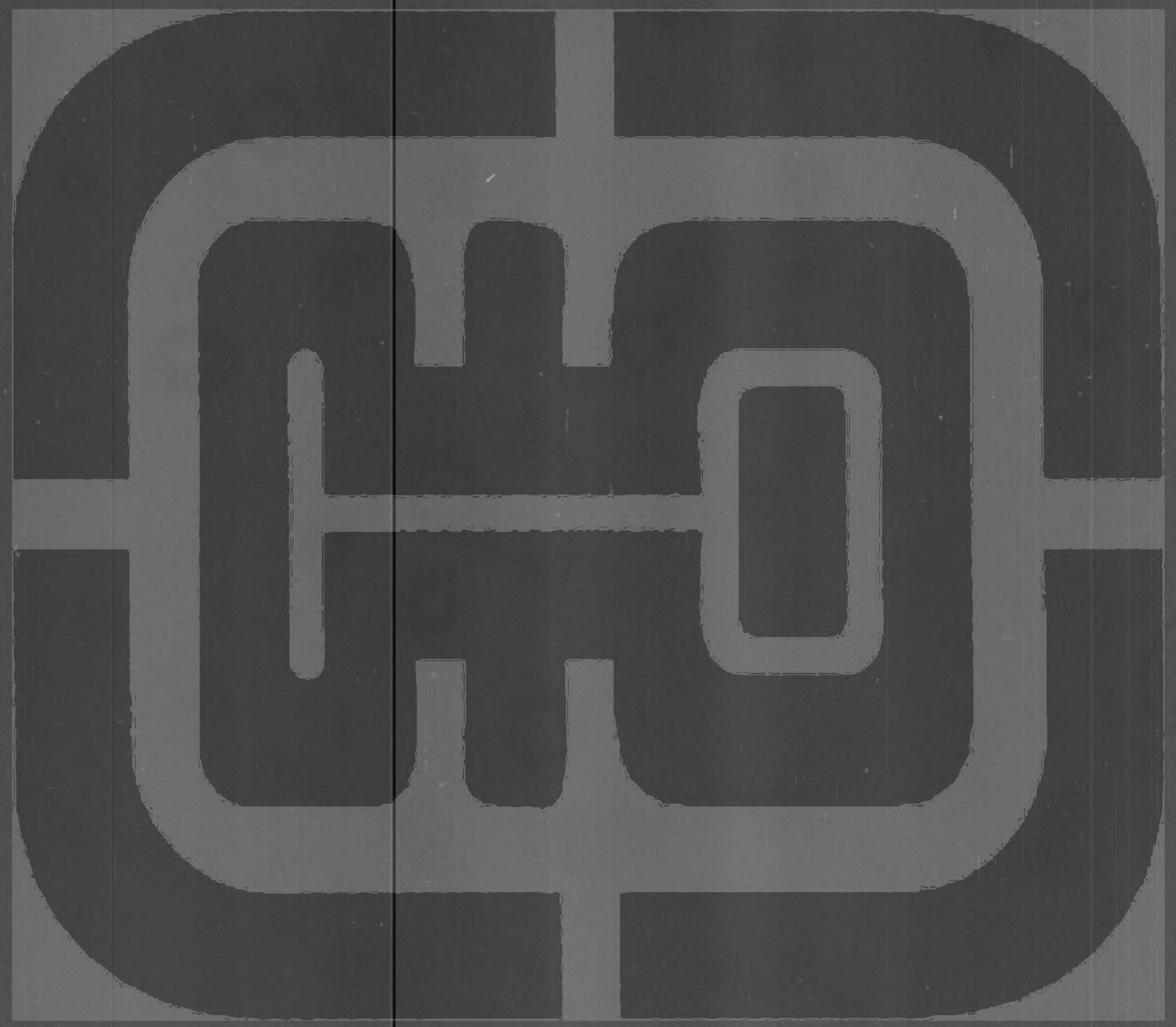


慈受禪師

慈受禪師淺老靖康間住靈岩學徒甚夥之平生所作勸戒偈頌甚多皆有文法鏟扱行於世嘗自為真讚云自顧箇形骸舉止亢而陋只因放得下觸事皆成就醍醐與毒藥萬味同一口吞盡銷融是故名慈受深仲益作守時因上元命之陞坐慈受舉似云靈岩上元節且與諸方別只點一枝燈大千俱照徹也不用添油長皎潔雨又打不濕風又吹不滅大衆畢竟是甚麼燈教我如何說時高峰璿老雖相去不遠絕不會面日中秋賞月書一絕寄璿老雲岫高峰咫尺間青松長伴白雲閑今宵共嘗中秋月莫道山家不往還 師名惟淺

龔明之 福緣善慧藏經

南堂了庵題師偈後云老慈受散慧抹之席為台山之遊靈岩
專使于天封寺訪尋得之圖照故隱遂為中吳禪學都會居三
年而有蔣山之命不赴四明太守以阿育王招之亦不赴未幾
蔣山專使再至不得已從其請復還三佛舊觀吁何其盛哉及
謝事歸洞庭包山若將終焉猶于靈岩似未能忘情因其僧堂
之落成故有我亦老來思舊隱異時去借枝頭眠之句余晚生
無狀備員洒掃者三年覩境懷人實深邵山之嘆覺維邪出視
手澤謹拜手以識

懷深

懷深生壽春自號慈受叟宣和初詔住汴京大相國寺靖康改
元力請還山優詔留之雖不可奪已編走江浙所至焚香夾道
住靈岩三年作偈示學人云殷懃與毒藥萬味同一口美惡盡
消融是故名慈受時高峰和尚雖相去不遠絕不會面因中秋
賞月書一絕云靈岫高峰咫尺間青松嘗伴白雲閑今宵共賞
中秋月莫道山家不往還最後得包山廢院欵然駐錫一時擅
施輻輳殿堂房舍新懷深以兵火之後不欵頒人而施者自遠至
惟恐弗受紹興初入寂

右見吳縣志注云范仲淹序畧夫以宣和靖康紹興時僧
而序之者乃屬之范文正此大誤也又襲明之紀聞原云
高峯璿老而此混云高峰和尚將使讀宗門書不熟者或

誤認為高峰妙公忘其生不同時則趙人之誤者乃此和
尚二字也

吳僧錄內一條

汪明際

休、麽祖師遺一匣上書轉語云焦明盡吸乾東海魚鱉蝦蠏
無處安身立命有人悟者其銷鑰自開幸無悟而開之者後被
一僧持去

中吳紀聞撟名一條下

龔明之

福昌長老正撟頭具眼禪林多宗之一日升座有問話者云蘇
州三百六十座撟那座是正撟荅云度驢度馬

佛鑑無準範禪師

徑山第三十四代佛鑑無準範禪師生於罗之捽撞雍氏九歲
依陰平山道欽出家經書過目成誦紹熙五年冬登其戒明年
出遊至成都坐夏正法有老宿首座瞎堂高準師請益坐禪之
法宿曰禪是何物坐底是誰師受其語晝夜体究一日如廁提
前話有省明年辭去謁佛照於育王照問曰何處人師曰劍州
人照曰帶得劍來麽師隨聲便喝照笑曰者烏頭子也亂做賀
甚無資剃髮奴人以烏頭子目之未幾聞破菴住蘇之西華秀
峰遂往見烏有純顏者入堂次橫扒不讓庵打至法堂且欵逐
出師解之曰禪和家爭禪亦當事何至如此庵曰豈不聞道我
肚飢聞扠聲要吃飯去漸聞師其語不覺白汗浹背逮破庵居

雲隱第一座後往從之日侍破庵遊石笋庵〻之道者請益曰
胡孫子捉不住乞師方便庵曰用捉他作什麽如風吹水自然
成紋師在侍停平生礙膺之物頓釋巖雲巢居吳郡穹窿遷瑞
光及台州瑞巖皆延師方座師在瑞巖忽夢偉衣冠者持把茅
見授翌日明州清凉專使至迨入院見伽藍神姓茅衣冠形貌
與疇昔夢無異陞堂開法一香供破庵三年遷焦山升雪竇被
爐頭有箇無眥主話未曾有人舉著此意如何師云舌頭拖地
僧云畢竟如何是無眥主話師云言滿天下僧云只如玄沙聞
得云者老漢脚跟未點地在又作麽生師云一坑埋着僧云可
謂爓塼打着連底凍赤眼撞着火柴頭師云一畫〻斷上堂靈
山指月曹溪話月遞代相傳證龜成鑑範上座尋常有一張口
挂在壁上未曾動着今日無端入遠行庵事到如今只得東簸
西簸未免拈起多年曆日于中點出些子恨瞎處說似諸人且
要郭大李二鄧四張三知得江南兩淅春寒秋熱雖然如是黃
河三千年一度清上堂若論箇事直是者要易會多是諸人自
作艱難自作障礙所以有時東廊西廊見諸人和南問訊山僧
便乃低頭相接其實無他只要諸人識得長老是西川隆慶府
人氏若識得去便與諸人打此鄉談說些鄉話如今且未說你

識得長老且各自知得自家鄉貫也得還知麼明州文縣奉化八鄉上堂五峰門下百種全無僧抹過穿堂供蕭疎脚下踏着底破氈頭碎瓦礫面前撞見的王猶挩李麻胡恁麼薄福住山真個孤負老翳雖然如是更點一明上堂一夏已滿無事不辦遂府鉢盂邛州磁椀理宗嘗召見于修政殿奏對詳明上為之動色賜金襴僧伽梨仍宣詣慈明殿陞座上垂簾而聽以師昉說法要示恭政陳公貴誼陳公奏云簡明直截有補聖治乃賜佛鑑禪師號并繒帛金銀等物先是師住山之明年寺燬師逆知其數不動容經意三年寺成閱六年復燬師不驚不喪而助施雲湊不數年寺宇崇麗師去寺四十里築室數百楹接待雲水賜額萬年正續又西數百武結庵一區為歸藏所上建重閣秘藏後先所賜御翰敞室東西偏奉祖師與先世香火遇始生日為飯僧佛事以薦冥福蓋習亂師之先祀遂絕故茲祠奉以旌孝慕上聞而嘉歎賜扁曰圓照淳祐戊戌秋築室明月池上撐曰退耕之老于朝而舊疾適作已酉三月旦日升堂示衆曰山僧既老且病無力得與諸人東語西話今日勉強出來從前所說不到底盡情向諸人面前抖擻去也遂起身抖衣云是多少十五日集兩班畫後事謂書遺表及遺書十數言笑謂謔如平時醫者診視次師謂曰你未識這一脉在三月十八日黎明索筆書偈曰來時空索索去也赤條條更要問端的天台有石

撟移頃而逝遺表上聞上遣中使降香賜幣奉全身葵于正續
之側塔曰圓照禀法分化有雪巖欽斷撟倫西巖惠等纂為大
宗匠云

淮海原肇禪師

汪山第三十九代淮海原肇禪師通州靜海潘氏子母朱氏邑
之利和寺紗觀其諸父也謂其父母曰是子生而有異郤棄哉
殆亦夙種蓋俾出家父母然之年十九薙染受具參浙翁于徑
山翁問汝何處人師曰淮人翁曰泗州大聖為什麼在揚州出
現師曰今日又在杭州撞着翁曰且得沒交涉師徐曰自遠趍
風翁以師警敏發大激發未容其參堂纔見便云下一轉語来
擬開口即喝師以書上又以頌呈末句云空教回首望長安翁
云這裡是什麼所在師曰謝和尚掛搭始密就入室之列已
而命掌記翁既寂師出世通之光孝遷吳城復塔金陵清涼天
台萬年蘇之萬壽東嘉江心雁蕩而四明育王虛席廟堂奏師補處
遷杭之淨慈靈隱徑山其住徑山歎餘逋券山積僧殘屋老未
幾接閣蠭霄雲衲踵至不減浙翁全盛氣象俄示疾囑其徒為
吾衍一穴于東磵見死生不忘奉師之意六月初十日浴訖書
偈而逝嘗舉達磨偈曰踏翻地軸與天関合國人追不再還去
一身輕似葉長江千古浪如山

高峰大師行狀

師諱原妙號高峰吳江人俗姓徐母周氏夢僧乘舟投宿而孕
宋嘉熙戊戌三月二十三日申時生纔離襁褓喜跌坐遇僧入
門輒受戀欲從之遊十五歲懇請父母出家投嘉禾密印寺法
住為師十六薙髮十七受具十八習天台教二十更衣入淨慈
立三年死限學禪一日又兄尋訪巍然不顧二十二請益斷橋
倫令參生從何來死從何去話於是脇不至席口體俱忘或如
厠惟中單而出或發函扁鑰而去時同參僧顯慨然曰吾已
事弗克辦冒若輔之有成朝夕護侍惟謹時雪巖欽寓北磵塔
欣然懷香往叩之方問訊即打出閉邨門一再往始得親近令
看無字自此參扣無虛日欽忽問阿誰與你掩篇死屍來聲未
絕即打如是者不知其幾師扣愈慶值欽赴處之南明師即上
雙徑參堂半月偶夢中忽憶斷橋室中所舉萬法歸一歸何
處話旋情頓發三晝夜目不交睫一日少林忌隨衆詣三塔諷
經次撲頭忽見五祖演和尚真讚云百年三萬六千朝廻覆元
来是遮漠驀然打破掩死屍之疑其年二十四矣解夏詣南明
欽一見便問阿誰與你掩篇死屍到遮裏師便喝欽拈棒師把
住云今日打某甲不得欽曰為什麼打不得師拂袖便出翌日
欽問萬法歸一、歸何處師云狗舐熟油鐺欽曰你那裡學這
虛頭来師曰正要與和尚疑著欽休去自是機鋒不讓次年江
心度夏迤邐由國清過雪竇見西江謀希叟曇寓旦過曇問曰

那裡来師拋下蒲團曇曰狗子佛性你作麼生會師曰拋出大
家看曇自送歸堂暨欽掛牌子道場開法于天寧師皆隨侍服
勞屡将有呼委任辭色發於終不可強一日欽問日間浩、時
還作得主麼師云作得主又問睡夢中作得主麼師云作得主
又問正睡時著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麼處師無語欽嘱
曰從今日去也不要汝學佛學法也不要汝窮古窮今但只飢
来喫飯困来打眠終眠覺来却抖擻精神我遮一覺主人公畢
竟在甚麼處安身立命丙寅冬遂奮志入臨安龍鬚自誓曰捱
一生做箇癡獃漢決要遮一著子明白越五載日同宿友推枕
墮地作聲廓然大徹自謂如泗州見大聖遠客還故鄉元来只
是舊時人不改舊時寢處在龍鬚九年縛柴為龕風穿日炙冬
夏一衲不扇不爐日搥松和糜延息而已嘗積雪沒龕自餘路
梗絶烟火咸謂死矣及霽可入師正宴坐那伽中戒遷武康獲
髻峯蓋和菴主攀緣又上一棱層之意也及至學徒雲集菴庵
小難容乃扳其尤者居之丙子春學徒避兵回去師獨掩関危
坐自若及接堵啟戸視師則又疇昔雪中之那伽也於是戸牖
彌豁應接不暇乃有揶揄橫肩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之語
已卯春腰包宵遁直造天目西峯之肩有獅子巖扳地千仞崖
石林立師樂之有終焉之意弟子法昇等追尋縫至為葺茅蓋
頭未幾慕羣之蟻復集師乃造巖西石洞營小室如舟從以犬

癒半之撈以死関上溜下淖風雨飄揺絶飣屏服用不澡身不薙髮截甕為鐺併日一食晏如也洞非梯莫登徹梯斷縁雖弟子罕得瞻視乃有三関語以驗學者云大徹底人本脫生死回甚命根不斷佛祖公案即是一個道理回甚有明與不明大修行人當遵佛行回甚不守毘尼儻下語不契遂閉門弗接自辦香始於人天前拈出道風所届日益遠遂有他方異域越重海踰萬山而来者矣鶴沙曜提舉皈敬有年辛卯春得登山一瞻師顏恍如宿契惠然施巨莊瞻僧衆師曰多易必多難吾力弗克勝堅拒之施心彌篤乃命僧議以此田歲入別於西峰建一禪刹請於官而後營之師欲不從不可得也爰得勝地名蓮華峰岡脉形勢天造地設得請以大覺禪寺為額請祖擁旌管寺事田四稔所營亦既什三師有厭世之心矣師患胃疾已数年甚趑居飲食特人接物皆未嘗爽乙未十一月二十六日祖雍僧明初来省師ㄎ竟以来後事付嘱遂取兩真軸口占二讚乃書之十二月初一日黎明辭衆云西峰三十年妄談般若罪犯彌天未後有一句子不敢累及平人自領去也大衆還有知落處者麼良久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衆皆哀慟不已至辰巳間說偈曰来不入死関去不出死関鉄蛇鑽入海撞倒須彌山

泊然而寂啟龕七日端然如生緇素奔哭者填咽越二十一日
庚申塔全身于死関導遺命也壽五十八臘四十三弟子徨百
人受毘尼及請益者數萬人未寂後遠通之人恨不得承顏領
誨於塔前慟哭然頂煉臂者猶憧、不絕師平日以慈悲為人
自任其在龍鬚也有僧若瓊焚祠檄從師忽染病師告之曰病
中絕緣正好做工夫汝臭皮袋皆委之於我但和病捱去決不
相賺且往供給而啟發之曰其思醋為遠乞以歸得酒焉復易
之往返四十里以濟其一啜病亟索浴俯見湯影即有省喜笑
如脫沉疴信宿書曰三十六年顛倒今日一場好笑娘生鼻孔
豁開放出無毛銕鵄師問如何是娘生鼻孔瓊陞趁筆師曰又
喚甚麼作無毛銕鵄瓊擲筆而逝或有問予所紀詳一而遺衆
何也喬祖曰被七而晦恐逸故書師自婆峯而至死関風勵學
者入室不以時每見一期将終上堂誨示諄〻甚至繼以悲泣
平居誨人世出世法皆懇〻切至軟語咄〻和易如坐春風中
使人醉心悅服咸自謂得師意及至室中握三尺黒虵鞭笞四
海龍象則綵毫無容少借来者如登萬仞山而躋氷崖雪磴進
無所依退無所據莫不凜然失其所執設有不顧性命強爭鋒
者師必據其案欵盡底搜詰破石驗璞刮骨見髓勘其浚淺真
偽定其是非與奪郤僧伽黎痛決烏藤以明正其賞罰嘗語學
者曰今人自一知半解所以不能了徹此事者病在甚處只為

坐在不疑之地自謂千七百則公案不消一喝坐却曲彔床子及乎被叅徒下一喝則不能辨其邪正往往一句来一句去如小兒相撲伎倆相角盖是從前得處叅到大徹之地親見親證明得差別智方能勘辨得人方能殺活得人此是吃折脚鐺中飯底工夫做到未易以口舌爭勝負也假如兩人從門外来未見其面同時下一喝且道那一箇有眼那一箇無眼那一箇深那一箇淺還辨得出麽師之機用不可湊泊下語少呀許可其門戶險絶如此復叅今時學者不能以成自律縱有妙語亦難取信於人乃有毘尼方便之設爲師嵩南竺日嘗誤踏一笋取而食之其後賣衣告償折薪擘果見出復全而置之濾水囊終身不廢師之細行涅南山之竹莫能殫姑舉是數端以識其梗槩使後之欲見師而不可得者覩斯文亦足以景仰遺風於萬一云耳康渚信士全從進得師所剪髮盛以香奩朝夕供禮一旦光明遍室視奩中舍利纍纍如貫珠師隱山前後三十年爲已爲人惟其一出於真實故天下之人若僧若俗若智若愚上而公卿士夫下及垂髫兒童識與不識知與不知皆合手加額曰高峰古佛天下大善知識也喬祖自師至西峯郎往叅覲歲或十餘往必留旬浹承教誨警策者至矣（矣）示本分鉗鎚外時以孔孟老莊微言要旨立難問而啟迪之益見師隨机設化之方也師未嘗握管今語錄中有一二偈讚十

數頌古皆廋峯時呼作為弟子竊記者乃若示徒之語一句一
字皆前呼謂跋優真笑中流出假言以顯道而已師貌清古体
修律常俛首而坐非問道不荅聞說久過則首愈低久病癱甚
坡翁省夫禪師病有云瑟瑟寒松露骨眠七老虎垂頭殆為師
傳神也十數年間兩處成道場而未嘗過目少干懷烏喬祖從
師遊最久交諸耆舊最多故知師之出處言行最詳師之徒弟
明初以搬集之事見囑不敢以才謝辭敬焚香滌慮拜手以述
將永銘於大手筆云謹狀

高峰大師塔銘

夫子之道不憤悱則不啟發躍雪之道不勇猛則不精進道固
家之寔
固未易知也古之釋子山栖林巢草衣木食死灰墻壁其身心
而不悔者為一大事耳後之真能為大事者千萬人一人高峰
是已師名原妙吳江徐氏子母夢癩僧而免幼嗜趺坐稍長從
嘉禾寂印寺老宿法住出家習天台教不契入淨慈立死限學
禪腸不席食不味見斷橋倫令參生從何来死從何去見雪巖
欽令參狗子無佛性且問誰拖汝死屍来應聲即棒嘗疑萬法
歸一一歸何處見復往五祖真嘗疑始泮從欽南明欽申前問
師喝欽拈杖師把住云今日打其甲不得拂袖往出翌旦欽又
問萬法歸一話師云狗紙熟油鐺自此當扒不遜尋過雪竇見
西江謀希叟曇復從欽雪之道場欽時居立僧與偕赴天寧欽

免以事掩耳不顧欽嘗問日間浩々作得主麼師云作得主夢中如何云作得主正睡着時無夢想見聞主在甚處師無語欽嘱云從今不責汝學佛學法只飢飯困眠纔覺抖擻精神看此際主人翁竟何在師益警省咸淳丙寅冬入龍鬚山卧薪飯柮風塵日博譽欲一着子明白舉五載中夜推枕墮地有聲廓然大悟會積雪路絶數日人謂師死矣雪霽宴坐如初甲戌遷武康復鬱峯德祐丙子春大兵至師絶食兼旬危坐不動事定戸牖紛至已卯春避入西天目之師子巖即石洞營小室又許搒曰死閑患屏給侍服用破甕為鐺併日一食洞掃山以升弟子罕面共築師子院以居有三關語示衆云大徹底人本脱生死因甚命根不斷佛祖公案只是一個道理曰甚有明與不明大修行人當遵佛行曰甚不守毘尼弗契即排戸不納會欽寄竹篦拂子法語辯香拈出道價日隆遠方異域問道踵接連副鶴沙瞿君璽發敬慕師一見扎契即捨田庄為供師辭不受君捨心益堅俾其徒以田別建二剎食ト蓮華晩巖可十里請於官扁大覺禪寺以祖擁攝寺事乙未子月二十七日師忽書二真軸以後事囑明初祖雍臘朔上堂云西峰三十年妄談殺若罪犯彌天末後一句不敢累及平人自領去也大衆還有知落處者麼良久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別書偈云来不入死関去不出死関(関)鐵蛇鑽入海撞倒須彌山泊然而逝庚申奉遺命全帰

死
元閑師嘉熙戊戌三月二十三日生壽五十八臘四十三弟子
百人受戒請益者萬數遠近奔赴然香頂臂慟哭填咽師清明
枯淡篤志求道頓悟之後屏居窮山跬步不出內心無喘外息
諸緣欣然自得為人至慈勤懇誨人善語和易或徂以泣及至
堂中行祖令鞭策龍象盡情勘覈絲粟無貸嘗戒學者今人負
一知半解不能了徹參徒一詰茫然莫辨邪正句來句去如手
搏兒蓋得處鹵莽故也直須大徹親見親證明得差別智方解
勘辨發活机用隨峻不可湊泊如此尤矜細行崇戒律雖創兩
剎目未嘗覩師行解真實名震江湖識與不識皆手額讚嘆曰
古佛善知識也余弱冠從無準范(両)師準孫也創院立莊而囑
以記心降久矣諸徒持事狀求銘烏得辭銘曰

高峰屹立　祖孫一律　玄關劃開　宇宙斬新
堂山夜燈　撲地扰聲　沙羊求道　力久真積
萬法歸一　一歸何處　大地赹舞　熱油一句
西峰死扃　餘三十齡　雲包雪笠　朋来于門
一綵不掛　萬仞如壁　近不可治　遠不可即
斷衲子命　了佛祖心　手扶重雲　霽月千林
鐵蛇入海　虛空百碎　我作銘詩　無在不在

前朝請大夫眉山家之奚撰

頌右

釋法藏

天目高峰原妙禪師雪嵓嗣一日嵓問日間浩ㄴ還作得主麼師云作得主嵓師曰作得主又問正睡着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麼處師無語嵓喝曰從今日去也不要汝學佛學法也不要汝窮古窮今但只飢來喫飯困來打眠纔眠覺來即抖擻精神看我遮一覺主人公畢竟在甚處安身立命師自誓誓辨一生做箇癡獃漢決要這一着子明白越五載因同宿友推枕墮地作聲廓然大徹

睡中主捉着張三叫李五纔經枕子喚一聲石牛撞着銕老虎

咄大家覩

山僧ㄴ自水僧ㄴ一片箕衣抌石頭撲落一聲驚起後竹稍斜

月半輪秋

元故天目山佛慈圓照廣慧禪師中峯和尚行録

釋祖順

禪師諱明本號中峯杭之錢塘人俗姓孫母李氏夢無門開道者持燈籠至其家翌日遂生師神儀挺異具大人相纔離襁褓便跏趺坐能言便歌讃梵唄兒嬉戲必為佛事九歲喪母讀論語孟子未終卷已輟學年十五決志出家禮佛燔臂誓持五戒日課法華圓覺金剛諸經夜則常行周以首髻枉自警居近霊洞山時登山頭習禪定甫冠閱傳燈録至庵摩羅女問曼殊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為甚麼却被生死之所流轉有疑已而沙門

明山者指師往參天目高峰和尚妙公高峰孤峻嚴冷不假人
辭色一見驩然欲為祝髮師以父命未許高峰曰可舉閣夜多
尊者出家同緣喻汝又勿自沉溺未幾誦金剛般若經至荷擔
如來處恍然開解由是典籍內外皆達其義趣而師自謂識量
依通非悟也時年二十有四實至元丙戌歲也明年從高峰雁
來問和尚討童男女時如何高峰曰我但度竹篦子與他師言
下洞然徹法源底陸沉衆中人無知者於是高峰書真讚付師
曰我相不思議佛祖莫能視獨許不肖兒見得半邊臭且俾參
徒詣師請益衆由此知歸淮僧子證嘗問高峰諸弟子優劣高
峯曰若院初主等一知半解不道全無如義首座周是根老竹
其如七曲八曲推本維那部是竿上林新篁他日成材未易量
也壬辰扈江瞿公霆發施田二百七十頃即山之蓮華峯建大
覺正等禪寺元貞乙未冬十一月高峰將遷化以大覺屬師ら
辭推第一座祖雍主之大德丁酉師登皖山遊廬阜至金陵戍
戌結庵廬州舟山學者輻輳師雖拒之而來者愈衆庚子結庵
平江雁蕩衆既影遂成法席癸卯瞿公堅請師還住大覺師力
辭避之時吳興趙公孟頫提舉浙儒學叩師心要師為說防
情復性之旨公後入翰林復遣問金剛般若大意師荅以略義

一卷公每見師盱為文輒手書又畫師像以遺同參者乙巳師還山廬高峯塔丙午領師子院至大戊申仁宗皇帝在東宮賜號法慧禪師已而乞食旬吳曰謝院事已罔道儀真郎船以居庚戌衆請還山今兵部尚書鄭公雲翼時僉淛西廉訪司事候師餘杭問法師推明經世出世之學以答之詞見語錄辛亥師復船居吳江陳子聰建順心菴請師開山既而渡江擬遊少陵至汳隱其名僦城隅土屋以居僧俗爭相瞻礼皆手額曰江南古佛也皇慶壬子結庵廬州六安山江淛省丞相奉書訪問師去之東海州癸丑矍公霆發以兩淛運使終師還(平)其喪公之子時學奉宣政院剳復請師住大覺師擧首座永泰代已泰欽承嗣師(伊)泰嗣開先一山萬公蓋以院易嗣其來久矣聞師之風者莫不多之丞相延師私第懇請住持靈隱禪寺師固辭中書平章又請曰師之道德孚於人者博矣宜順時緣住一刹以恢張佛祖建立之心無多讓也師曰夫住持者湏具三種力庶不敢事三種力者一道力二緣力三智力道体也緣智用也有其体而闕其用尚可為之但化權不周事儀不備(耳)使道体既虧便神異無(箕)莫雖緣與智亦奚為哉或體用并闕而冒焉居之曰固曰果爭無憾於中乎某無其實故不敢尸其名平章知師意堅弗敢強師辭以末疾還山中延祐丙辰春上命宣政院使趍治釋教駐杭州入山候謁師聞避之鎮江丁巳丹陽蔣均

建大同庵延師居之戊午衆請還山九月上顧謂侍臣曰朕聞
天目山中峯和尚道行久矣累欲召之来卿每謂其有疾不可
戒道冝褒寵旌異之其賜號佛慈圓照廣慧禪師并賜金襴袈
沙仍勅杭州路優禮外護俾禪安心禪寂改獅子禪院為師子正
宗禪寺詔翰林學士承旨趙公孟頫撰碑以賜特贈高峰和尚
佛日普明廣濟禪師先是駙馬太尉潘王、璋遣參軍洪鈗賫
書幣叙弟子禮期請上命南来參邛巳未秋九月王奉御香入
山謁師草廬咨訣心要請師陞座為衆普說師激揚提唱萬餘
言王復求法名別號師名王以勝光號曰真際王曰建亭師子
巖下以記其事至治壬戌行宣政院虚往山席强師主之師貽
書院官卒不就結茅中住山將終烏山北距西峰三十里重溪
複磵穿徑崖險捫蘿辟胥豺虎縁白隨禮無虚日師愍其跋涉
尋歸草廬十月英宗皇帝特遣中使降香并賜金襴僧伽梨詔行宣
政院官親詣山宣諭恩意時江淛省右平章今丞相荅剌罕脱
歡公命理問官阿敦僧院官行乞師法語中書參知政事敬公
儼亦嘗通書問法其為天子大臣所知遇蓋如此師每斥學者
只尚言通不求実悟常曰今之參禪不靈驗者第一無古人真
実志氣第二不把生死無常做一件大事第三拌捨積劫以来
所習所重不下又不易久遠不退轉自心畢竟病在於何其実
不識生死根本故也凡見學者輒問曰汝喚甚麽作生死或者

落然無所加對或者謂生不知来處死不知去處是生死師曰便饒知得亦生死又或指一念忽起是生一念忽滅是死師曰離一念起滅亦生死也是說皆枝葉耳非根本也夫根本者性真圓明本無生滅去来之相良由不覺瞥起妄心迷失本源虛受輪轉以故道迷之則生死始悟之則輪回息蓋根乎迷而本乎妄也當知山河大地明暗色空五陰四大至於動不動法皆是生死根本若不曾向真實法中脫然超悟更於悟外別立生涯不存棄捨豈堪向生死岸畔劄脚或纖毫不盡未免復為勝妙境緣惑在那邊起諸異想雖曰曉了其實未然惟有痛以生死大事為已重任者死盡偷心方堪湊泊直下儻存毫髮許善惡取舍愛憎斷續之見則枝葉生矣可不慎乎

師之激勵後學皆此類癸亥春一日師自叙其出家始末曰六旬幻跡每見禪者作務則曰放種蔬欲為誰薙耶汝負春欲為誰炊耶師蓋已有去世意至六月十五日折簡大用上座曰幻菴向秋決作離散計繼書屬門人幻者朝死夕化骨便送歸三塔若停龕祭奠諷經入祠做忌一切佛事不許狥世禮也復條示師子寺惟以放下節儉克家初心慎守開山明訓令法久住之意又遺誡門人其略曰佛法無汝會處生死無汝脫處汝嗄甚麼作佛法任以百千聰明一一把他三乘十二分教千七百則陳爛葛藤百氏諸子從頭註解得盛水不漏總是門外打之

遠說時似悟對境還迷此事向道無汝會處汝轉要會轉不相
應莫見與麼說便擬別生知解直饒向千人萬人拶不入處別
有生機總不出箇要會成妄念帷具大信根叩已躬下真參實
悟乃能荷負若作荷負想依舊沒交涉當知衆生結習濃厚無汝
措何處汝若無力處衆只全身放下向半間草屋冷淡枯寂匆
食鶉衣且圖自度亦免犯人苗稼作無慚人呼以道佛法無汝
會處生死無汝脫處既會不得又脫不得但向不得處一捱ㄋ
住亦莫問三十年二十年忽向不得處驀爾拶透始信余言不
相誣矣越十日師示疾有来省者師曰幻住菴上漏亭穿籬坍
壁倒不可久住也語笑如平時學者強師服藥師謝之曰青天
白日曲狗人情耶揮去僧有告歸吳門者師曰何不過了八月
十五日去至十三日手書遺道別外護仍篤囑遺別法屬故舊十
四日蚤作復篤囑辭衆曰我有一句分付大衆更問如何無本
可據置筆安坐而逝停龕三日身體温輭顏貌不少變有禪者
乞剪爪髮供養誤傷指端血津ㄋ出如生時道俗數千人奉全
身塔於寺西之望江石先是其年春洞凍山中大木皆摧折若
世所謂木稼者識者異之至於殁之日白虹貫於山之顛師生
宋景定四年歲癸亥十一月二日世壽六十有一僧臘三十有
七初侍高峰於死關日作夜坐腸不沾席勵精勤苦諮訣無怠
逾十年親承記莂退而藏晦以住山交聘避支南北時過輒成

寶坊俗率自化海内學者望風信慕識與不識皆尊之曰大和
尚象繪像而敬事焉其来瞻禮絡繹載道祁寒暑雨殆無虛日
每填溢山寺至無以容其道德所被上自天子萬里延慕屢欲
名至闕庭而卒莫之能致也王公大人北面事師而鄉道者傾
動一世下逮屠沽負販優伶工技厮輿暴悍之徒師一真慈相
與隨宜說法未嘗以高下貴賤而尊易誚瀆之也得師半偈不
啻重寶或蔵師所薙髮輙產舍利有疑謗者一接言容無不遷
善為師外護遠至西域北庭東夷南詔接踵来見南詔沙門素
閑教観東来問法宴自玄鑑始鑑嘗於師言下有省既而普福
寺五比丘畫師像南歸至中慶城四衆迎像入城異光從像燭
天萬目仰観翹勤傾信由是興立禪宗奉師為南詔第一祖師
之法量汪洋辨才無礙至於悲願誘掖諄諄誨諭戸蔵日滿一
無倦容故登師之門者如泛重溟不測涯涘如飲醇酎不覺醉
恍及其勘辨學徒決擇心法無假借慎許可凛凛然如秋霜烈
日嚴不少貸其為文信筆萬言了不経意而其辭必歸於警昏
瞶明宗旨闡義解顯正悟極於第一義諦而後已若夫立身倡
道每視古德前言往行或有缺漏輙為歎息而師之行事則不
踰其矢墜也故師之立言示訓非其素履而躬踐者則終其身
不言也至於退恬逃名根於天性清苦自持尤尤矜細行大覺師
子二寺由師克成及奉勅撰碑師不惟不肖涉於寸功并其名

字亦不宜與於其間也隨所寓草創庵廬皆曰幻住又曰以自
號焉嘗隆暑病渴膚腠汗腐有遺細蕾纍衣者受之終不衣也
遊淮汳井汲艱遠遂終身不復賴浴聞說人過失則俯首不答
凡傳記語涉攻詰語毀訾則掩卷不觀僧有卧疾者則濟以湯藥
而策其進道僧有省親者則施以財法而勉其孝養師嘗撰楞
嚴徵心辨見或問一卷信心銘闢義解一卷山房夜話一卷幻
住家訓一卷擬寒山詩一百首總題曰一華五葉復撰金剛般
若略義一卷別傳覺心一卷東語西話一卷門人集師遺文曰
東語西話續集二卷語錄十卷別錄十卷並傳于世師之自序
略曰余初出家志在草衣蔬飯面習頭陀行以冒服田衣抱幌
沒齒平昔嫺退非矯世絕俗蓋以文字則失於學問參究則闕
於悟明尋常為好事者之所稱道蓋報緣之偶然耳於戲師乘
大悲願力為法擅度觀時適宜隨機應物如摩尼珠無有定色
為未證得謂證得說我無悟由為求名聞利養者韜晦巖谷為
毀犯律儀者演毗尼法為滯前塵而溺多聞者闢知見海導以
正悟為圓機者直示向上師皆以身先之而不事夫空言也然
一心平等泯絕去來不留朕跡堅非常情所得而窺測也每念
師出處言行或承之於家訓或見之於行事或徵諸老宿或質
諸遺文謹敘次而錄之然猶以景像求師者也其不可以景像
求者又烏得而盡紀也耶泰定元年八月甲子法弟北立祖順

天目中峯和尚淨土善人咏之第六十五　釋道衍

天目山中獨坐時王臣瞑拜道巍、禅心不雜蓮華國淨土詩
成闡化扎

中峯和尚錢唐人諱明本得法于天目山高峰和尚其道德
山巍、如泰山北斗王臣皈命龍象交叅朝廷屢遣使者降賜
金帛勅號普應國師和尚慧辨無礙應接来扎之暇復盛修
淨業有懷淨土詩百篇春秋六十二示寂之日光明異發塔
全身于天目山中

釋道衍

天如惟則禅師淨土善人咏之第六十八

獅子巖前得指南卧雲立雪驗来叅老禅末上生蓮界念佛休
言落二三

天如維則禅師廬陵人得法于中峯和尚妙悟玄辨超于人
上建師子林菩提正宗寺于蘇城有卧雲立雪二室日坐其
間宰官長者清淨四衆叅學之流接武而集師以單提直指
之外復著淨土或問勸人念佛發明西方教法最為切著舂
秋六十九臨終靈瑞甚異塔全身於水西之原

鄭明徳

大方師塔銘略

至正十六年舂師出世住平江定慧時方興戎旅占住佛屋
緇徒多戚、者師曰何不休去散去師語嘿跌宕不可測識謝

院事客靈岩山華首座房盛稱路總管周侯義鄉之賢且曰我
将火化須侯作證明十八年九月八日侯以郡事登靈岩山時
蘇録判善長貫典史天瑞從師聞侯至欣然出迎陪侯夜話曰
某将此月十四日即此山火化侯其為我證明兼吾教下衆侯
念佛世尊付囑國王大臣為法外護侯慎無忘此言至十三日
衆人昱夜請於華之以燥薪疊高棚仍借一龕坐去華謂薪當
從命龕則無有指前一床謂華曰此亦足矣華如師言十四日
朝登殿與衆僧别即登柴棚兩神皆析燥薪而得火即烈燄熾
然於大火聚中其祝香有曰靈苗不屢陰陽種根本元從刹外
来不昱休居親說破如何移向火中栽於烈燄中度數珠與華
曰聊當記憶於昱僧俗四衆始驚信拜礼烟燄所至多得舍利
且聞異香身盡火滅骨骸不壞者二舌根堅牙侯聞驚怛不已
為悼章二且為建塔靈岩之苗為之銘云

別衆偈曰前身元昱石橋僧故向人間供愛憎、愛盡時全体
現鋮蛇火裡爵寒氷

了庵有偈四首悼之云佛日西傾不奈何奮身揮赴魯陽戈向
来入室操戈者火後爭収設利羅
彩鳳翻空出盛時金烏嫌破五須彌全身跳入火中浴後世無

勞問髓皮

吾衰矣豈夢周公識吾衰豈夢中勝塾高風冠今古硯池無
底火燒空
善惡由来只兩岐閉眸作夜亦何為鄭公筆力堪扛鼎来寫禪
師活化碑

劉鳳

天如惟則禪師

天如惟則禪師姓譚氏吉之永新人於蘇之東城買地建師子
林曰岡阜為山有石尊名師子林且識法之源自天目師子巖
也

釋元旭

石屋和尚塔銘

師諱清珙字石屋蘇之常熟人也俗姓温母劉氏生之夕有異
光光実宋咸淳八年壬申也及長依本州興教崇福寺僧永惟出
家二十祝髮越三年受具一日有僧扶笠過門師問之僧曰吾
今登天目見高峰和尚汝可偕行召師欣與之偕行見峰峰
問汝為何来師曰啟求大法峰曰大法豈易求哉須然指香可
也師曰某今日覩見和尚大法豈有隱乎峰嘿器之授萬法歸
一之語服勤三年大事未明忽辭他行峰曰温有瞻驢准有及
菴宜往見之至建陽西峰見及菴乃問何来師曰天目菴曰有
何指示師曰萬法歸一菴曰汝作麼生會師無語菴曰此是死
句什麼害熱病底教汝與麼師拜永求指的菴曰有佛處不得住

無佛處急走過意旨如何師荅不契菴曰者个亦是死句師不覺汗下後入室再理前話詰之師荅曰上馬見路菴呵曰在此六年猶作者个見解師發憤棄去途中忽舉首見風亭豁然有省回語菴曰有佛不得住也是死句無佛急走過也是死句某今日會得活句了也菴曰汝作麼生會師曰清明時節雨初晴黃鶯枝上分明語菴頷之久乃辭去菴送之門囑曰已後與汝同龕未幾菴遷湖之道場師亦棄次命典藏鑰菴嘗與衆言曰此子乃法海中透網金鱗也一衆刮目以視後灵隱悅堂閻公會中居第一座遂罷參登霧山卓菴名曰天湖道洽紹素戶牖駢臻伏臘所須不求自至凡樵蘇之役皆彰自為之有古德之風禪暇喜作山居吟傳者頗多師於此山有終焉之志俄而嘉禾當湖新創福源禪刹以師之名聞諸廣教馳檄敦請為第二代住持師堅卧不赴或者勿之曰夫沙門者當以弘法為重任閒居獨善何足言哉於是業酱赴而赴大開鑪韛鍛鍊學者談者以謂真能赴及菴之家者也居七年以老引退復歸天湖至正間朝廷聞師名降香幣以旌異皇后賜金襴衣人皆榮之師澹如至正壬辰秋七月廿有一日示微疾閱二日中夜與衆訣其徒請曰和尚後事如何遂索筆書偈曰青山不著臭尸骸死了何須掘土埋顧我也無三昧火光前絕後一堆柴擲筆而逝闍維舍利五色燦然不知其數其徒收其靈骨舍利塔于天湖

之原以及菴之塔配之示不忘同龕之師意也壽八十有一臘五十有四有弟子愚太古高麗人也親得師旨說偈印可有金鱗上直鉤之句其王以國師之號尊之聞師道行意甚傾渴表達朝廷詔謚佛慈慧照禪師移文江湖請淨慈平山林公躬入天湖取師舍利館伴歸國平山與師為同參皆愚公之本意也師之上堂法語山居詩頌其徒至柔刊行于世且以師之行狀徵予銘之予昔見師於福源曜然其形道韻可掬今已四十餘年矣因感緊而為之銘曰

西來直指教外別傳惟上根者乃可得焉傳亦無傳得亦無得如太虛空蕩焉罔極卷舒石屋心如死灰劃然頓悟火裡蓮開

惠朗之孫及菴之子源清流長根茂實遂趾留霞霧名落湖江爭先快覩景星鳳凰人滅至今幾三十禩斐塔巍然清風未已

洪武九年歲在丙辰秋九月九日前四明延壽禪寺沙門元旭撰

虛舟普度禪師

徑山第四十二代虛舟普度禪師維揚江都人姓史氏稍長雖習世書絕無處俗意母識其志俾依郡之天寧出家會與畢抒軍再遇兵語大奇之曰此兒短小精悍音吐如鐘他日法中向上尿牙也携歸武林礼東堂院祖信為受業師侍信左右五年

奮志參方初見銕牛印于靈隱已而江東西湖南北悉徧歷焉
時無得唱道饒州薦福師決志叩請其遷福嚴華藏亦與之俱
偶入室次得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麽人師曰金香爐下銕
崑崙得曰將謂這矮子有長處見解只如此師曲躬作礼曰謝
和尚證明若天童晦巖光大慈石巖璉虎丘石室迪一見器異
留與法務淳祐初制府趙信菴以金陵半山請出世遷潤之金
山潭之廬菟撫之疎山蘇之承天景定間太傅賈魏公奏補中
竺天復請首陞靈隱至元丁丑被命徑山上堂邪人說正法正
法悉皆邪正人說邪法邪法悉皆正卓拄杖一下邪耶正耶又
卓拄杖一下說耶不說耶向這裡揀辨得出黃金為屋未為貴
玉食錦衣何足榮上堂萬法是心光諸緣惟性曉本無迷悟人
只要今日了既無迷悟人了箇什麽卓拄杖一下千言萬語無
人會又逐流鶯過短墻上堂舉雲門和尚示衆云汝等衆人在
此過夏山僧深不欲向你道惜取眉毛好師云雲門靈龜曳尾
拂跡生靈隱即不然汝等諸人在此過夏山僧直截向你說
口是禍門上堂舉臨濟和尚道有一人論劫在途中不離家舍
有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那箇合受人天供養師云兎馬有角
牛羊無角寸毫尺釐天地寥廓滿閒倒騎驢攔發黃蚤綽師住
徑山值火餘志圖恢復將有緒俄示微恙索筆大書曰八十二
年駕無底船踏翻歸去明月一天全身塔寺東十里塋嗚之

陽四月二十四日示寂

石室祖瑛見徑山志

石室祖瑛吳江陳氏齠年出家即策杖遊方初從虛谷陵于仰山聞徑山晦機道化亟来投之一見契合遂留掌記聲聞日彰出世明之隆教抗之萬壽明之雪竇育王謝天童平石砥問疾有倡曰是身無我病根深漸愧文殊遠訪臨自有巖花談不二青燈相对笑吟々後造一龕曰吾不復生癸未三月見一衰婦人叩頭請師應身為國王師曰吾不願生天王家逾十七日趺坐而化

佛智弘辨禪師傑峰愚公石塔碑銘 洪武三年作

宋濂

禪師諱世愚號傑峰襼之西安人其父姓余諱某以書詩傳家母毛氏嘗有娠夢觀世音送青衣童子覺而生師自幼好禮佛塔廸長遂入蘭溪顯教禪寺從孤嶽嵩公供洒掃之役已而薙除鬚髮為大僧受具足戒晝夜奉香燈惟謹用針出指端血書金剛般若尊經忽抵几數日縱觀盡書一大藏教亦屬有為絕如夢幻不可控縛盍學無為以明心宗乎出謁古崖純公石門剛公涕淚悲泣祈以求端用力之要二公欣然語之師佩受其言不分明暗兀坐如枯株時年二十五矣師復歎曰年日以增而學日以退豈非聞見未充無以啟發知解乎踏濤江而西見諸善知識時布袋雍公斷崖義公中峰本公大弘雪巖高峰之

道師一、咨叩下語不契中心懃亂遂止南屏山中三年不踰
戶限聞上巖成公倡道大慈山定慧禪寺門庭雖高峻而獲證
悟者甚衆亟往謁焉止巖曰南泉有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是何物師聞而愈疑仍還南屏諸緣盡捨類氣絕之久行坐寢
食不夠覺知唯一念歷然在太虛中如此者久之一夕坐至夜
分聞鄰席僧唱證道歌至不除妄想不求真處豁然如釋重負
舉目洞照不見一物留礙喜躍不自勝且曰佛法元在目前秖
為太近故人自遠之耳即操觚成偈有夜半忽然忘月指虛空
迸出日輪紅之句乃走見止巖會止巖趍姑蘇走天池求證于
元翁信公元翁止巖之師也元翁問曰上士從何來師曰大慧
元翁曰大慧鼻孔甚深多少師卓錫杖一下元翁曰拗折錫杖
兩脚何卓師同作禮元翁曰再可歸見止巖師既見備陳悟由
止巖喝曰何處見神見鬼師曰今日捉了賊也止巖曰賊在何
處師便喝止巖曰閙口合口都不是向上舉將一句來師曰徧
界明、不覆藏止巖豎起竹篦請師指名師便掀倒禪床止巖
曰甭欲來捋虎鬚耶師復作禮止巖連打三下囑曰善自護持
他日說法度人續佛慧命次日命為侍者服勤三年又還南屏
住山樵隱逸公請司藏鑰尋入大慈為上座元至順二年師歸
西安西安烏石山有福慧古刹久廢為瓦礫之區師獨結茅廬
以居蛇虎縱橫了無恐怖意鄉民以為有道者負餱粮塩醯以

遺之師澄居攝念影不出山者一十六載聲光日振緇素之士
坌集座下恒至二三千指其地或無野容縣大姓陳君嗣宗為
造殿堂門廡及經藏鐘樓之屬其制如大伽藍且置山若田取
其食以給衆帝師大寶法王聞之賜師佛智弘辨禪師之號至
正六年冬江南行宣政院亦録師之行業請主廣德石溪興龍
石時連留三夏烏石之衆念師去鄉里者久如子失母力迎其
還適鄜郡境新建佛刹者四曰古望曰龍眼曰寶蓋曰普潤皆延
師開山為第一祖師起應之無不感慕而奮迅國朝洪武三年
冬十二月郡守黄君鎮戍將徐君與啟普度水陸大齋五晝夜
衆謂非師不足拯拔況論師勉强成行竣事而退署示微疾召
門弟子勉以精進入道索筆書偈云生本不生滅本不滅撒手
便行一天明月擲筆而逝是月之十日也越七日奉師全身藏
于烏石慈雲塔院師處菩提塲中歷五十夏住人間世閱七十
春秋四方參學莫知其數能其法者則慧觀慧進德隨等一十
五人也所度弟子尤多其存則慧實道達等二十又三人也二
會語四卷已刊行叢林中云師道價傾四方非惟禪林奉湊而
公卿大夫若大尉高公納麟若中書吳部尚書黄公德昭若浙
江行省左丞老ㄴ若江東廉訪副使伯顏不花或函香致敬或
馳書問道或上謁親問玄要得其片言隻字寶之不翅南金師

之施及可謂博矣使其正席名山則惠利所被宜益廣今乃僅止於斯有識恒傷之紀載遺行以昭示来裔要不得而遽畧也德隨既出世西安之崇壽佩師之德不忘與道達共冏不朽計結集成帙徵予為之銘予聞圓悟之道実發臨濟心髓之秘其入室門而最所以其弟子布滿東南者甚夥若師者則天池之嫡孫也師求道迫切如救頭然本心既明出語皆法殚指之頃起大道場于父廢之餘非其福慧具足為人天師疇克若是耶造銘以勒諸塔一以著師之善継一以勵来者之進修當有惕然自省者矣銘曰

先佛垂靈青童應徵拓化原兮生而質美逢佛轉礼性之存兮歷抵諸師咨問雖疑入無門兮大慈雲蠡遮山絡谷法雨均兮奮襼直前一死敢捐心通癖兮如藥瞑眩不眼不見耳無聞兮其指頓忘夜半月明叶如日輪兮周徧法界無內無外顯一真兮百千妙玄開目洞然照無垠兮為法出世附者川至度羣迷兮瓦礫之叢化為寶宮金碧文兮公侯之貴馳書奉贄祈普熏兮生滅兩非去住一執漫云云兮太虛凝碧萬里無跡絶纖塵兮烏石聿崇清泉不窮示法身兮遺行有煒表者太史勒堅珉兮

佛心了悟本覺妙明真淨大禪師塔公碑銘有序 洪武三年作

宋 濂

臨濟正宗九傳至於東山演公全機大用譬猶日月行天罅隙畢照其弟子上承法印開拓覺源固不可一二數就其傳派尤著者言之其一為圓悟勤其一為開福寧圓悟而下又岐而為三曰虎丘隆曰杭蓍元曰大慧杲其道多行於南天目六傳至海雲簡開福六傳至金牛真其道多行於北佛性無南北而佛法亦然其融通混合覃被無際震盪鏗鏘間幽顯論者未易多此而少彼也金牛世嫡實太湖無用寬其又錢中之錚錚者敦無用之子則吾一源師其人也師諱永寧一源字也自號虛幻子俗姓朱氏淮東通州人世為官於文其母隴西李氏師既生曷氏吉安郡守某愛其黠慧命為嗣年六歲入鄉校經籍即能暗記且了其大意然非性之好樂也聞人舉佛陀號遽注耳聳聽九歲懇求雖俗父母弗之許輒連日不大食乃使依於姻摸上人於利和廣慧寺利和州之望刹宋有淮海肇禪師說法度人聲聞當時前一夕寺衆同夢迎禪師次日而師至識者異之謂禪師乘願輪而再世焉十二歲遊揚之雍熙寺會主僧來峰泰編禪林類聚成師覽之笑曰此古人糟粕耳點檢何為河南王童子奇其幼而器之屬僧錄司給牒薙度為沙門尋受具足戒自時厥後蓬累出遊浙河西見諸大老下

語無所契中峯海方栖法蘇之萬壽留之經年已而入穹窿山
謁克翁紹克翁察其志不凡俾掌藏室時年已十九年一旦啟
歸鄉行省覲礼至毘陵約明捶景於焦子山精修禪定稍涉睡
昏則戴沙蓮覺懸板坐空如是者五年明捶曰藏主見解且至
宜往參人遂至淮西太湖山求印可於無用無用門庭嚴峻師
方入戶屬聲叱出之師作礼於門外合爪而立久之乃許入見
問曰何處入師曰通州曰淮海近日盈虛若何曰沃日滔天不
存涓滴曰不著糟道曰請和尚道無用便喝師退就禪室徹夜
不蘇一旦聞無用舉雲門一念不起語聲未絕而有省急趨入
堂無用便打默知師頓悟令造僧拈趙州師立成曰趙州狗子
無佛性萬象森羅齊乞命無底籃兜盛死蛇多添少減無餘剩
無用嗒然一笑復舉證道倡問師曰掣電飛來全身不顧擬議
之間聖凡無路速道速道師曰失迸星飛有何擬議敵面當机
不是不是無用振威一喝師曰喝作麼無用曰東瓜山前吞匾
擔捉住清風剝了皮師不覺通身汗下亟五體投地曰今日方
知和尚用處無用曰閉著口自是侍左右者三年且以斷崖義
所贊已像親署一花書授師曰汝緣在浙逢龍即住遇池便居
師遂還浙時虛谷陵元叟端瀕翁慶幻住本天如則各擬名山
遞展化机師皆往叩擊道相賸合而幻住尤譽師弗置

向下文長俱於中吳無涉故錄止於此

杭州靈隱寺故輔良大師石塔碑銘有序　宋　濂

洪武四年正月十六日靈隱釋氏大師滅度報年五十又五僧夏四十龕留五日頂有煖氣体貌如生又二日用闍維法從事齒牙堅潔舌根紅潤皆無壞者及火既滅諸設利羅珠圓玉瞰將至盈升四衆爭取灰燼為盡其弟子某等涕淚悲泣攀號無從於是俯從世礼以是年某月日瘞骨於歸雲塔中実在寺東偏若干步初大師未告寂之先以書囑後事于其同門今天界善世禪師泐公曰吾大期已至子宜速還若稍遲不復相見矣時公尚姑蘇謂大師精神尚彊豈遽如其所言及治任来歸大師火化已數日矣公于塔前自誓必期有以白大師之行傳芳不朽垂範將来乃加評騰輯成簡編持示其友金華宋濂曰是大師也始終俊偉不愧龍象子通吾宗其言當見信于世盍為文揭之塔上然公以叢林碩德立莊五山護持正法不翅堅城乃不屬之他人而惟區區是托非相知之至深耶其又何辭大師諱輔良字用貞其號曰介菴蘇州吳縣人姓范氏文正公之十葉孫也父諱伯和母鄭氏大師誕鍾粹氣聰悟風發見浮圖氏書輒躍然朗誦若夙習有挾相形術者謂父母曰是兒骨格清聳隽峭恐非世間法可縛若使之學佛必能弘大宗乘矣父母方鍾愛不信其言大師之里多阿蘭若大師日與羣童遨遊其間徘徊愛慕終日不忍去又察其志與相者言合乃謂

之曰在昔范罔公好奬名僧交嘗勉圓悟勤公叅叩道要卒為天下禪宗吾能惜甫而不使其志乎年十五俾從同里迎福院僧壽殫薙落及受具戒即慨然曰學佛將以明心非師無以示肯綮終日墻面可乎去從北禪澤法師習天台教觀旣謂三乘十二分研其精華攝其玄微充然若有所契士瞻扵公時不更衣以事禪寂乎大師曰吾將爲從曰笑隱訢公見主龍翔集慶寺其道大被東南緇白信從如子歸母朝廷嘉之賜以廣智住天平山白雲寺蓋范氏所建以奉先者大師數至其閒士瞻誨之曰教乘周當學若沉溺不返如入海箋沙徒自困耳何全悟大禪師之號汝曷不往依焉於是法師往見廣智即以全器法寶期之問答之際捧喝並施弦發而箭馳雷春而電掃剎那之頃凡情擾喪雖未至清淨覺地而所入正塗超然出於物表他日廣智丹有所問大師發言愈厲廣智笑曰得則得矣終居第二義也大師弗懌益虔久之遂契其心法雲空川流了無留礙尋掌藏鑰於四明阿育王山與住持石室瑛公縱橫翔邛擊石室極推譽之至正壬午行宣政院撥大師出世嘉興資聖寺陞座說法終歸恩於廣智云時大師年始二十有六衆頗易之大師發衣默食為修建之計崇基廣搆文牓雕甍金碧輝然前後相照往来觀者始皆信服居十三年遷越之天章僅閱四春秋移杭之中天竺其傾嚮者益多有踰資聖天童時會海內

大亂兵燹相仍南北兩山諸刹皆化於烈焰靈隱古稱絕勝覺場涼烟白草淒迷于夕照之間過者為之慨歎康里公為江淛行省丞相妙揀名僧能任趙廢者莫大師為宜遣使者命居之既至剪剔荆叢葺茅為廬以栖四方學者雖當凋零之秋開示徒衆語尤激切其言有曰達磨一宗陵夷殆盡汝等用力如救頭然可也然百千法門無量妙義於一毫端可以周知如知之變大地為黃金受之當無所護名則昭素飡之愧矣歲月流電向上之事汝等急自進修參學之士多有問其語而入者化緣既周手疏衣貲入公幣散交遊及治喪斂之事頗謂左右曰翌日巳時吾將逝矣及期澡浴端坐書偈而逝大師四坐道場解結發覆如利刃之破胃囊甘露之洒稠林無不斷絶無不霑潤故好度弟子心果等若干人說法住山明宗等若干人頌號繼跡重輝者也大師性簡直雖面折人過而胸中無留物與人交無少長一以誠相遇所造偈辭初不經意而語出澡渾成有若宿搆舉揚大法不務緣飾而西来之旨自明復以淨土觀門苦海舟航時兼修之未嘗少怠其未定之先則萬緣鄙沸發慧之後極無象求而即之胎契本真未則一性洞虛所謂不用其力而無所不力則神器化於玄冥而忠信發乎天光矣有如大師和粹外形淵懿內朗造請之間同言懸解證不染不遷之域泯差別次第之門非上智宿植悉于

至此哉瀛也不敏垂從諸老遊欲假般若為宅心之地風障已淺竟為世諦文字之所纏縛雞鳴而起唯悵悵逐物而已操觚而銘大師之塔豈不惕然以自憐悵然而退思者乎銘曰

真体如如絶待離分妄識所膠攪為法塵譬猶颸風鼓埃揚氛化畫作夜觸目重昏佛啟慧塗高懸慧日白光爛然下銷羣慝一真歸源萬幻咸空染淨兩寘本跡俱融廣智之傳其學遂東昭如大師為法出世喜笑怒罵皆成實諦湯厥崇巖飛棲弘麗假相以昭非與道戾昭如大師變通弗拘緣盡即滅視世為虛死生者誰出沒在吾化為舍利如摩尼珠來也非留去焉

非逝白雲在天周流無滯法象既亡勒石為偈式揭徽音用垂來裔

憨山云未見如何參究即能少年了手豈多生功用純熟乎古人云參禪一生不悟來生出頭現成殆可知矣

大天界寺住持白庵禪師行業碑銘有序洪武六年仇

宋濂

大天界寺住持白庵禪師諱力金字西白吳郡姬氏子其母周氏夢一龐眉僧類應真者直趨房闥麾斥弗退因驚呼而覺遂懷娠時至而育奇芬馥郁滿庭年臨五六方顙圓額白皙如玉琢見者無不憐愛縣大夫時抱載車上歸與妻妾環玩之欲索

為子父母新帛與逮七歲誦悟異常凡書一覽即能記憶或見
佛像輒五体投地作禮而退一日請于母曰兒患世相起滅不
常將求出世間法可乎母曰出家甚苦爾年幼豈能堪乎曰兒
心自樂之想無苦也自後請之不已父母知志不可奪俾依吳
縣寶積院道原衍法師為弟子十一歲祝髮受具戒精研三觀
十乘之旨領其樞要衍公主秀之德蔵師為綱維之職軌範肅
然忽喟然歎曰名相之學略諳之矣盡棄諸緣而往蹐覽路乎
遂更衣入虎林謁古鼎銘公于坡徑古鼎一見輒以法器相期
示以德山見龍潭語師奮迅踊躍有觸其机從而有契銘公俾
掌記室曾未几何分座後堂敷宣大法如山川出雲霊雨霑潤
四衆信服復陞居前堂聲光烜赫起叢林間至正丁酉出世住
蘇之瑞光寺會嘉興天寧寺灾郡守貳咸曰非師不足以起其
廢具礼幣遣使者力邀致之師至未久儼如兜率天宮下現人
世道路過者莫不瞻礼贊嘆帝師大寶法王聞師之賢授以圓
通普済禅師之號師之幼喪父唯有母存乃去城東一舍築孤
雲庵以奉養焉同袍或議之師呵之曰爾不見編蒲陳尊宿乎
何言之易乎也洪武改元皇帝御大寶曆弘闡佛乘首開善世
院俾擢有道浮圖蒞天下名山抗之淨慈主席尚虚衆欲起師
君之疏與幣交至浙江省丞復遣使趣之師皆力辭乃退居同
歸庵迎母以養僕夫忽夢庵前有瑞花如芙蓉煕光彩絶異或

謂夢者曰此花天子當取之而去旦而述其事人以為誕已而
有旨趣師住持大天界寺命將下之日乃僕夫昕夢之宵也
師應詔至闕見 上于外朝慰勞優渥即令內官送其入院
賜以天廚法饌萬机暇時召入禁庭奏对稱旨蓋師精通西竺
典及東魯諸書其與薦紳談論霏屑如吐玉屑故咸樂與之遊
至于勘辨學子務以直指心源宗說兼行机用迭發尤使聽者
敬仰不置四年春 詔集三宗名僧十人及其徒二千建廣薦
法会于鍾山命師揔持齋事師能靈承 上旨凡儀制規式皆
堪傳永久尋以母年老舉往山泖公自代復還菴居五年冬
詔復建會如四年大駕臨幸詔師闡揚第一義諦自公侯以
至庶僚環而聽之靡不悅服一日忽示門弟子曰吾有風曰未
了必當酬之汝等勿以世相逼我未幾示微疾謝去醫藥飲食
手書一偈委順而化実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也停龕六旬始
行荼毗之法視其貌如生數珠齒牙不壞於火設利羅無算現
者競取之而去世壽四十有七僧臘三十又六所度弟子其等
二十餘人嗣法上首出住名山者保寧覺慧等又二十餘人三
會語有錄謀建塔於嘉興城西環翠蘭嚴以某年月日舉靈骨
及不壞者藏焉師神觀秀偉智辨縱橫以宗教為已任不畜私
財每得財施輒舉以給貧者嘗以楞伽經及法宝壇經乃釋門
心要當毒暑時揮汗謄鈔鏤梓(梓)以傳師既歿覺慧惟恐其遺行

泯ㄙ晝夜弗自寧件繫羣行為書之予為塔上之銘予惟臨濟之傳至于寂照大師其道益光明盛大故其子若孫ㄣ慮數十人各主名山務識本源至今接武而奮者尚未已也如師者亦其一人焉此無他傳授之真頴悟之正而無他岐之惑也夫塔之有銘始于梁而尤盛於唐以為不若是無以繫學者之思而景光先哲之行也予不敢廢此義遂曰慧覺之請為造銘曰

一真妙心ㄎ圓同太虛迷者自蝕ㄎ惟塵之拘胃治胃攻ㄎ在靜其慮禪斯有學ㄎ流于中土臨濟正宗ㄎ奕葉其光傳至寂照ㄎ愈亢厥宗叶子孫蟄ㄙㄎ各闡化机要使青蓮ㄎ出于汙渠唯師之生ㄎ氛乘願輪豈伊應真ㄎ憫世度人學兼內外ㄎ卓然名家轉彼名相ㄎ為德之華紺目一瞬ㄎ大法畢具見者悟之ㄎ無句之句寶華樓閣ㄎ彈指即成示現世間ㄎ何經何營三蒸精藍ㄎ其法益崇冒以徵之ㄎ設利青紅生死去來ㄎ不礙真圓ㄎ飛鴻印雪ㄎ爪趾宛然塔婆新建ㄎ下瘞靈骨銘以揭之ㄎ來者是則

阿育王山廣利禪寺大千禪師照公石墳碑文 洪武六年仲

宋 濂

西方聖人示現世間百億三昧無非度門而禪定之宗實為之館鐍蓋覺性圓朗本來充滿包三界而不礙芥萬仞而不昏非涉善惡了無顯晦巖栖澗飲之士能泯諸塵刹那之頃證入一

實境界光明殊勝與虛空同体不起不滅所以其教熾然常盛而永垂有能知之而又能遵行之者其我大千師乎師諱慧照大千其字也永嘉麻氏子麻號積慶之家宜生上士父均母黃氏既誕育師寶之勝摩尼珠師自童年亦駿利倍常堅欲入道聞人誦習契經合仌諦聽年十五往依沙門了定于縣之瑞光院了定師從足也長老良公知為法器即剃落為弟子明年稟持犯於處之天竺蟬脫萬緣誓究大不思議事首謁晦机熙公於杭之淨慈未契圓證一日閱員淨語至頭陀石擲筆峰處默識懸解流汗浹背時東嶼海公以石林肇公世嫡提唱於蘇之薦巖師杖錫往謁東嶼問曰素東奔西走浮欲何為師曰特來參禮甬東嶼曰天無四壁地絕八荒汝於何處措足耶師抵掌於几而退東嶼知其夙有所悟尋復召至反覆勘辨師如宜僚擲丸飛舞空中東嶼甚嘉之遂留執侍左右師以為心法既通不閱修多羅藏無以闡揚正教遵人天之施乃主藏室于郡之萬壽及東嶼遷淨慈邀師分座以表儀四衆已而無言宣公主溫之江心蠶師高行復招師至虎丘處之如淨慈天曆戊辰出世樂清之明慶據師子座集諸僧伽而誨之曰佛法欲得現前莫存知解縛禪看教未免皆為障礙何如一物不立而起居自在乎盱以德山之棒臨濟之喝亦有甚不得已爾聞者說繹而去至正乙未遷四明之寶陀先是寺以搆訟而廢師以訟興在乎辨难

太迫一處之以寬慈絕弗與較且曰我佛得無諍三昧所以超出羣品我為佛子可不遵其教耶衆服其化寶陀僧夢一神人衣冠甚偉飛空而來僧作禮問之神人曰我從阿育王山來欲請大千師赴世耳未幾行化豈政院署師住昱山識者以為玄應師既至羣疑景附遠衆響臻師亦憫大法陵夷孳孳誘掖不遺餘力嘗垂三關語以驗參學其一曰山中猛虎以肉為命何故不食其子其二曰虛空無向背何緣有南北東西其三曰飲乳等四大海水積骨如毘富羅山何者昱汝最初父母此第三關最為峻功惜未有契其机者居九年退于妙喜泉上築室曰夢庵回自號為夢世叟掩關獨處凝塵滿席不顧也洪武癸丑十月朔名門弟子曰吾將西歸汝輩有在外者宜趣其還越七月屬後事于住持約之裕公沐浴更衣索紙書記書已怙然化滅在菩提位中歷七十夏示人間壽相八十五年經三日用荼毘法焚之牙齒眼睛及數珠不壞餘成設利羅五色爛然約之得若干人昱年十二月九日奠靈骨于夢庵之後者至大也師智度冲深機神坦邁晝則凝坐夜則燕修淨業真積力久至于三際不住覺觀湛然非言辭之可擬議且服用儉約不如恒僧雖不與時俗低昂賢士大夫知其誠實

不事矯飾多倾心為外護其遇學徒亦以率真或以事忤之而
聲色不変動出語質朴不尚葩藻而指意超於言外名聞燕都
帝師被以佛德圓明廣濟之號　不少動於中初橫川珙公
入滅之年公始生及其受業又同在瑞光至于歿也又同在阿
育王山君子或異之嗟夫以振拔精明使直趨于覺路橫川當斯時蓋受天目法印持降
魔杵樹真正幢升堂入室者不翅受靈山之所付囑佛法號為
中興橫川之同門有石林者奮興実角立東西英彜化扒西来
之道于斯為盛師蓋石林之諸孫也故其死生之際光明盛大
有如此者豈無自而然哉其雖不敏每以文辭為佛事令曰文
妥之請故歷序師之行業勒諸琬琰而復繫之以銘用勸方来
銘曰萬緣紛紜逐物而競冒以攝之実惟禅定禅定斯何言辭
罔宣浮翳盡斂月輪在天初分一燈千燄交映如百錬餘金色
逾勝師之挺生鋭思絶塵萬里只尺欲超頓門片簡雖微中具
余体醫爾觀之允情盡死從抵碩師勇決其私振迅奮擲鄭類獅
子兒出世為人尋大甘雨法雷轟轟震驚百里海岸孤絶潮音
吐呑與此大法殊源同流神人飛空持疏来謂孰知玄微若合
符節彼舍利羅寶塔畫扃助我發機靈光晶熒翩然西歸趺坐
而滅示不壞相火中珠結生死之関鮮執其掘坦然帯惑如人

歸廬前修漸遐後武思厲不有昭之遺則淪墜太史著銘勒石
山樊虛空有盡師道永存

明辯正宗廣慧禪師往山和尚及公塔銘 洪武十二年化

宋 濂

姑蘇之區山川清妍其時毓人物性多敏慧學禪那者以攻辭
翰辨器物為尚雖擾位稱大師亦莫不皆然自宋季以迄于今
提唱達摩正傳追配先哲者惟明辯正宗廣慧禪師一人而已
師諱智及字以中蘇之吳縣顧氏子父茂卿母周氏師之始生
靈夢瑩祥及入海雲院為童子智光日顯釋書與儒奬並進其
師嘉之同見閩國王清敬公都中公大賞異留居外館撫之如
已子使其祝髮受具足戒師聞賢首家講法界觀往聽之未及
終章莞爾而笑曰一真法界圓同太虛但涉言辭即成賸法縱
獲天雨寶花于我奚益哉遂支建業見廣智訢公于大龍翔集
慶寺廣智以文章道德傾動一世如張文穆公起巖張潞公翥
危左丞素皆與之遊以聲詩倡酬為樂師微露文彩珠潔璧光
廣智及羣公見之大驚交相延譽惟恐後師之同袍聚上人訶
曰子才俊爽若此不思負荷正法甘作詩騷奴僕乎無盡燈偈
所謂黃葉飄飄者不知作何見解師舌噤不能荅即歸海雲朐
中如礙巨石目不交睫者踰月忽見秋葉吹墜于庭豁然有省
机用彰明觸目無障師雖自慶幸然不取正有道恐涉偏執于

是扶策遊虎林升獲征山謁寂照端公自列其所證甚悉初寂
照嘗以法器期師聞其言喜甚曰勘辨之師隨机而荅如隼落
秋空而兎走荒原也精神恭會不間一髮未幾命執侍左右以
便咨叩俄遷主藏室師取三乘十二分教益温繹之宗通說貫
袞、如照江河聲光煒燁頗超諸老上至正壬午江南行宣政
院舉師出世昌國之隆教海濬之民暨清淨四衆手持香華百
里欢迎如見諸佛師為升座說法不翅大將樹建旌鼓申令發
號聞者靡不畏服乙酉轉鄞剎普慈其激揚誘掖如隆教時戊
戌江浙行省左丞相達識帖穆爾兼領院事延師主杭之淨慈
兵燹之餘艱窘危厲人所不能堪師運量有方軌範峻整綽有
承平之遺風較之普慈君子恒謂過之丞相猶謂未盡尊師之
道辛丑之秋復請住持征山補寂照故處師亦不辭而往風動
四方考德者愈衆亡賴男子瞿範日饋餐盤飧主庖者厭之瞿街
而去赴部使者訴院之僚屬受賕誣師為通衷私使者攝師問
狀師了無愧色癸卯省憲二府白其冤強師復還征山緇素駭
奔如戴父母至有樂極而悲泣者 皇明龍興洪武癸丑詔
有道浮屠十人集京師大天界寺而師實居其首以病不及召
對乙卯賜還穹窿山即海雲所在也戊午八月忽示微疾
至九月四日索筆書偈而逝九日行荼毗法火燄化成五色有
氣韃人如沉水香者牙數珠不壞遺骨紺澤類青琉璃色堂利

羅交緻于上是日其徒大均士龍等藏于所居山之陰嚢盛分爪髮歸往山卜于無等才公塔右瘞焉世壽六十八年為僧五十一夏度弟子若干人嗣其法者若干人師長身山立昂然如孤松在壑威令嚴肅其下無敢方命故所至百廢具興熙處事達變接引後進又如春風時雨之及物使人不自知元帝師以為賢為錫令號云師在天界時瀟頤護聞其緒論于其歿也上首弟子普慶住持道衍藉是之故自狀其行來請銘夫圓明妙性實具三千四聖六凡悉從中現諸物不得已而說經雷動蟄驚風行草偃者為明此性也諸祖不得已而忘經絕其技末直挨其本根者亦明此性也性在是則道在是矣奈何道喪性垂非惟學徒為然至于師表當世者一從事于末學曲藝之間以資清玩其去佛祖之道蓋亦遠矣有如師者可不表之以為東南龜鏡哉師出世時宵窿山石夜立及溢普慈神降于人述師清嚴之狀天之生師殆不偶然四會語有錄其机緣已備載之茲不敢勦入也

銘曰華梵諸祖旹了惟心函乾蓋坤開陽闔陰萬彙芸芸靡不苞括肖捐全軀而局一髮爽葉相仍軌轍弗殊融通小大無礙無拘猗歟禪師神現孤聳文彩斷彰雲流山涌一旦易慮面壁自治攝念入定如斬蓼絲秋蘂之零飄墮庭庀俯視青天一碧萬里我性之竟證諸碩師扎錄鋒交觸刻戟差之出世海濆人天

拱手發祥含徵白石夜叉全提正印法鼓頻搥以眼聞者斷除
空華由其見凝轉識為智珠璣落紙亦第一義方嶽大臣遣使
候迎陟于南屏惟德之馨名山列五首曰隻徑匪私于師東南
龜鏡輊儇小夫憯不自懲皦白璧何憂蒼蠅風騰波掀萬辭
嗟惜曼非既昭重蒞舊席昔師之去泉流哭聲今師之旋卉木
含榮世緣已終微笑而滅設利如珠綴于紺骨末學競奔曲藝
宏施胡不反觀未實在斯遺光所被千載猶淺瞻之仰之誰敢
不勉

愚庵智及禪師

徑山第五十三代愚菴智及禪師字以中別號西蘼蘇之吳縣
顧氏父茂鄉母周氏入海雲院為童子釋書儒典並進閩國王
清獻公都中見之特加賞異瞻賢首家講法界觀未終章遂莞
爾笑曰一真法界圓同太虛但涉言辭即成剩法乃去謁廣智
于龍翔微露文采廣智大驚有嶼上人者呵曰子才俊爽若此
不思負荷大法甘作詩騷奴僕乎無盡燈偈所謂黃葉飄颻者
何謂也師毛喋不能荅即歸海雲胸中如礙巨石踰月忽見秋
葉飛墜于庭豁然有省雖喜不自勝不取證明眼恐涉偏執乃
支見徑山勘辨之師應荅不滯山遂命執侍久之遷主藏堂
至正壬午行院舉師出世昌國隆教轉普慈未幾行省左丞相
達失公延主淨慈復睡徑山僧問語是謗默是誑語默向上更

有事在如何是向上事師云胡孫上樹尾連顛僧問如何是窴中窴師云君向瀟湘我向秦問如何是窴中主師云常在途中不離家舍問如何是主中主師云橫按鎮邪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一日達失帖穆甫丞相到方丈問淨名丈室容三萬二千獅子座淨慈丈室容多少師云一塵不立相云得與麼覷体相違師揭起簟云請丞相鑑相呵呵大笑云作家宗師不勞耳勘師便捉茶上堂舉東山演祖示衆云祖師說不著諸佛看不見四面老婆心為君通一線師云若教頻下淚滄海也須乾上堂諸方今日開爐未免與諸人說些火爐頭話乃以拂子作吹火勢云喚作火燒殺你不喚作火凍殺你上堂一二三四五六七地水火風空亢識抬來數目甚分明之眼納僧數不出也大奇烏龜鑽破壁雞向五更啼洪武癸丑　詔有道碩師十餘人集天界寺師居其首以病不及召对　賜還寧蘆山即海雲也戊午八月忽示微疾至九月四日索筆書偈而逝其徒以遺骨藏海雲陰方爪髮歸徑山於無等才禪師塔左癒爲壽六十八臘五十一

子芽

子芽字春谷法昌寺僧雲遊四十年不返參學天目又十年歸謂徒衆曰吾緣盡矣索筆書偈云負荷犛鉏歲無力強呻吟一聲牽動鼻頭索萬水萬山何處尋

南楚

南楚悅禪師虎嵓伏公法嗣至元初自廬山來主永天寺僅以衣裓坐具一布囊自隨寺燬任赽慶之責功成遷徑山未幾仍退處吳中

了菴欲讚師真云無面目漢未描先像黑漆竹篦不可近停盡云打得剛中痛又知被渠爬着痒只好奪來拗作兩截且看老漫有甚伎俩既然投過合如何湊拄拂擅為供養挂角羚羊沒處尋岌ㄣ龍門五峰上

為延聖剛中請讚

清欲

張景

杜啟

清欲臨海人幼入徑山師禮虎嵓聞謁古林茂公茂云雖是後生却堪雕琢至正間主席靈岩入院上堂云石門巉險錢閘牢擎目分明萬切高四十年中重到此始終不隔一絲毫

悅堂顏禪師

徑山第五十四代悅堂顏禪師明州人受度於婺之寶林寺徧參諸宿徹悟心源為東嶼之正嫡爲初住嵓山之東禪轉吳門萬壽升虎林之南屏遂陟雙徑樹大法幢名聞京國遣使者再降璽書護教賜金襴法衣藩王大臣無不函香問道緇素雲臻如流奔趍師逗机開發多所啓迪被其接引後進和氣襲人其警策生死若震雷發電黃文獻公與師為方外友得教宣般若之

力師住持四大刹有四會語録金華宋公濂為之序

炷堂自北山歸東禪子蒼聞而寄贈蕪箇永懷岳雲云卷衣歸
食故山薇誰似山翁解見机養得身心同槁子自栽松竹護禪
扉一絶話休居憶永懷白頭兄弟已生埋村田角落山年裡馬
麥風規自偶諧二

伯蘊琇禪師

徑山第六十二代伯蘊琇禪師蘇州人通内外學師新膺徑山
之命少師姚公贈詩以勸駕焉臨化倚杖而逝
師引羅睺羅受佛誡云十方世界諸衆生念念已證善逝果彼
既丈夫我亦爾何得自輕而退屈六凡四聖同此一性彼既如
是我何不然直須内外資熏一生取辦更若悠悠過日是誰之
咎古德云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

雷菴澤禪師

徑山第六十四代雷菴澤禪師蘇州人咸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兎懷胎向紫微僧曰忽遇客來將何
祇待曰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花晚後鳳啣来

文琇見周世昌嵓山志仙釋傳

文琇號南石嵓山李氏子出家邑之紹隆菴禮智興為師嘗詢
法要於虎丘行中行仁禪師得言外旨洪武間住郡之普門遷
靈岩萬壽永樂七年住杭州之徑山少師姚廣孝賀以詩云升

堂妙闡第一義緇白圓統如春熙諸天散花無路入老龍獻供
伸鬚眉越四載退帰蘇之北山松院永樂某年月日無疾而逝
有續傳燈錄四會錄行於世

慈光寂照圓明利濟萬峰大禪師塔銘　　沈　晉

一真法界萬象無跡妙有不有真空不空寂而常知無机不備
洞照十方含包天地故名大覺吾佛證斯開方便門示真実相
迎葉得斯破顏微笑越正法眼少林得此面壁九年與可安心
以三郎一以一郎三四七二三皆證此也佛ト相郎祖ト相傳
衣鉢可蔵而法不容泯曹溪付與南嶽ト授與馬祖、得百丈
海ト得黄檗運ト得臨濟玄一花五葉從此而分臨済為仰雲
門曹洞法眼済得黄檗親傳古云臨濟正宗一十八世至高峰
妙公ト得雪巖欽公心印居天目山獅子巖三十年不出死関
四方從者雷動海湧鮮有昇其門者惟中峰本公淺造閫奥以
得其訣通博無礙以大辯才息三教之有破六宗之執王臣慕
仰帝道施恩入室弟子以數十計惟千巖長公得其法甬巖得
其傳居義烏伏龍山建大伽藍學徒恒數百人攬動江山名傾
宇宙齊魯燕趙秦隴閩粤外而日本三韓八番羅甸交趾琉球
莫不奉支膜拜咨決惟萬峰禪師一人最為上首師諱時蔚號
萬峰温州樂清縣金氏子母鄭氏夜夢白氣亘天日時懷妊癸
卯八月二十九日午時生母晩年生師雙子師得第二母欲棄

之有娉金氏鞠以為子年始七歲父毋俱喪忽一夜自覩白光滿室賢愚莫能知之十三歲依本縣演慶寺昇講主出家十六歲為僧日看法華經安樂行品云在於閑處修攝其心師有省問講主此語如何解說講曰世尊教你向山間林下結菴辦道師聞其語不勝欣喜長時打坐至兀兀如癡講曰汝非吾宗人也令師遊方問道年十九歲更衣學禪受具足戒遊於兩浙至杭州聞虎跑止巖和尚道譽遂往礼拜請益巖曰日甚參禪人不悟真性逐日區區打關過了也或三五或三五成羣說長老如何或三五成羣說叢林好惡一向不在已躬下做工夫若要了悟上乘切要真參實學從頭開發一遍就付三不是公案巖云便從這裏晝三夜三心一無間念相續參去師得開示夜不寢席日不涉緣以經數月未得其決復回明州達蓬佛跡山卓庵辦道正在疑網中忽聞寺中宗律師舉百丈問溈山云不可喚作淨瓶喚作甚麼山踢倒便行觸發疑情不覺囘地一聲打破疑團直得虛空粉碎大地平沉非一切世間境界可比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咄這鈍漢正好為渠三十棒本来見成何有許多周折頌曰如来臘月覩明星也是將鰕作眼睛為有遠孫明悟處日輪當午豁然明自厥之後往華頂峰無見和尚處求其決擇見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上前問訊又手而立又問如何是道師云道無可道見云不道箇甚麼師云正要和尚

疑着見云疑着即錯師云不疑亦錯見便喝師亦喝見又喝師
亦喝拂袖而行見云侍者、、你雖悟得箇真性年紀小在未
可印證你來汝且居山十年二十年我自令人來取你也其年
二十六歲復回達遂數載自後竟無消息師忽聞虎跑止巖和
尚圓寂久時師遂往掃塔偶宿靈隱旦過忽聞方殿主舉千巖
和尚一頌云斷崖和尚春圓寂無見師翁夏亦已畢竟有生還
有死千巖不久也無常兩輪日月如梭過一合乾坤是塵忙等
語諸方參學者莫教蹉過好光時一聞便知来意一同本僧直造
伏龍相見和尚纔入門便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
師抒坐具打一圓相又手而立問荅不錄僧呈南泉不是怪人
心有要抒心去挺心不是我心不是佛性空寂廓有何尋師允
諾就命堂中第一座辭不獲已黽勉祇領忽一日和尚陞堂舉
無風荷葉動況定有魚行師出衆震聲一喝拂袖而行和尚示
偈云鬱鬱黃花滿目秋白雲端坐碧峰頭無賓主句輒拈出一
唱千江水竟流師見偈從此退職遂往蘭溪州嵩山結菴辦道
泰何十方雲水交參四海高賢咨決于巖令人持書相招前日
堂中大衆問老僧首座如何不来走遣以見衆人之心歡喜老
僧門下得人你如何執坐於此以知斯意師念愚魯於宗無補
不敢妄為搪荷大法後於壬辰三月二十四日和尚令源藏主
送法衣頂相来巖云老僧袈裟一頂送與嵩山蔚長老畧表叢

林之道念非諸方兆法于者也呵ㄴ師得法之後回浙東田少
山多不堪着衆又遭三年亢旱縣昱遊錫蘇州行玩水山乃見
光福鄧蔚山ㄴ水相拱龍虎盤旋(朱)崔導而玄武從陰陽合而
子午正朝建道場鋪設厥志三十餘年道風遍布如谷應声往
来雲水靡閒賢愚駢集座下致無虛日於洪武辛酉正月十五
日告衆曰吾今時節至矣大衆切莫遠去明人駁然不散後於
當月付囑衣法與衆弟子明人行宗問曰和尚會中幾人得法
弟子師示偈曰慈悲無念花開果熟回地万明慧寶致囑清徹
源ㄑ一派流千古萬古乘期續付法已訖此日京都西天師父
合慶侍者来報師欲以奏聞請師相見一ㄴ應荅酬謝以畢明
日二十九日乙卯午時付囑門人曰如今已得頒向山閒林下
鑽頭邊接引一箇半箇闡揚吾道報佛恩德不可攀高攲貴軽
慢下流逐利追名迷真惑道如今末法将沉汝等切須仔細道
了結跏趺坐說偈曰七十九年一味杜田懸崖撒手果日當天
語畢而逝春秋七十九僧臘六十夏停龕十三日肢体温如形
容儼若門人普鑑等取二月十三日巳時奉全身瘞于院西涅
槃山之永光塔四衆弟子哀聲動摇山水師一生清苦莫能言
之衲衣蒲履錫杖珠蓄数處開山略無顧盼學徒皆稱菩薩不
呼名諱受化僧俗莫知其数室中舉古驗今直截根源並無剩
語所有示衆語錄送行法語不肖首傳但曰從上佛祖種ㄴ言

說句上朝宗言、見諦後學初机略不聽從況吾屬下杜田話
柄乎遂付火燼門人記錄畧成文卷仍行于世門人普壽敬持
行矣勉余請銘余才輕德薄不敢讦禪師之德自念為師嗣法
弟子海舟和尚座下恭學久矣況吾祖父亦受天目中峰和尚
戒諭往来不徹余一日請問海舟曰圓覺經云修多羅教如標
指示別為經從此知師之道非凡情之所測也了知一月當天
本無標指無指恐覩者矣觀真月直知之言智者覩之有進故
述其銘上曰

天目穹窿　大道盤宗　至高至妙　本乎其口
千巖一隕　卓然萬峰　夢感母娠　瑞應童蒙
愛自落髮　性智圓融　一聞妙義　聲入心通
虎跑回首　歸隱達蓬　机觸百丈　頓悟真空
靈隱達方　道契伏龍　遍歷殊勝　岡克愜衷
相彼平江　山水之邦　蔚山秀拔　群峰頡頏
登臨一覽　終焉允臧　坎離中正　龍虎超驤
大展厥志　洪肇道場　天人擁護　聖凡讚揚
徒衆雲集　躋上蹌上　援溺扶蹶　道念遑遑
寒之裹裳　飢之膏粱　汲引将来　山海梯航

維踵接跡　靡間遐方　世有餘春　其道大昌

為人天師　享壽無量　八旬相將　僧說無常

瘞院西停　涅槃之陽　位正玄堂　髣髴全藏

維石昂𠂉　松栢蒼𠂉　石爛松枯　斯墳永光

茗溪花城隱士海安同知沈君墓銘　陳元宗

覺而生二子師居末適有光燭室鄭惧欲弗舉其姑保而育之

襁抱中見僧輒微笑作合掌態父母度不可留使礼越之永慶

寺昇講主為師時年十一嘗誦法華經至諸法從本来常自寂

滅相忽有省遂入杭受具參止巖禪師於虎跑示以南泉三不是

語別入達蓬山卓菴佛跡寺故址晝夜究竟巖語至忘寢食一

日寺主宗律師舉示溈山淨瓶公案觸所參即說偈云顛𠂉倒

、老南泉累我工夫部半年當下若能親薦得如何不進膂胸

拳遂往見巖詰前語獻偈云南泉正是惱人心更要將心去覓

心不見心乃不是佛性天寬廓有何尋復之華頂訪無見覩公

見問從何處來師云從杭州来曾見何人師云止巖和尚有何

指示師云南泉三不是見云我這裡南泉三不是即不問如何

是萬法歸一師曰從生至死皆無一又問如何是一歸何處師

近前以手云不審見云且居山保守還迨達蓬獨處者十稔已

而往伏龍山中謁于巖禪師初入室問將甚麼與老僧相見師
豎拳頭云這里與和尚相見巖問死了燒了向何處安身立命
師云漚生漚滅水還在風息波平月映潭巖復云莫要請益受
戒麼師即掩耳而去明日復請衆斫松師拈圖石作獻珠狀云
請和尚酬價巖云不值半文錢師云瞎巖云你也瞎我也瞎師
氣味頗請歸堂比佛誕日巖上堂云今日有三種好事一者世
尊降誕二者天道晴明三者有大施設齋若向此三種好事上
識得老僧舌頭落處日銷萬丙黃金師從西過東一手指天一
手指地云天中天聖中聖釋迦彌勒誰後先巖云大獅子吼過
也還有小獅子麼未幾復還佛跡巖遺以衣拂各一并偈一首
見千巖語録中既而移居嵩山閱九載巖三為手書招之所以
愛重期待者甚厚比至請與公座尋迈嵩山巖囑云汝緣在浙
西可继化導大振吾宗遂以元末乙丑年入吳凡三築精藍卒
之袁墓鄧蔣山中卓錫半山斬蒙幕結庵居之久之四衆歸嚮
乃搆為大伽藍號曰聖恩自是緇素奉湊遠通雲集師隨扒開
導俾滿意欲初不為雕琢語故人益慕而信之一日忽沐浴更
衣召衆訣別書偈曰七十九年一味杜田懸崖撒手杲日當天
遂趺坐而逝時洪武十四年正月二十九日也龕留十有三日

顏色如生倘城聚觀膜拜瞻敬其徒普壽等奉全身合二龕瘞
菴之西岡遵治命也師貌古而清髭鬢疎秀寡緣飾千巖常稱
其純粹簡撲有古人氣象淺得之矣師歿垂四十年吳人無少
長咸知尊慕其行嘉湖諸郡至有繪其像而事之者其生辛之
辰遠通畢集如其生時而傑閣重搆逾增舊觀焚修之徒數常
數者俱能刊落浮華而一踐乎實其徒普壽等輯為萬峰語錄
一帙鋟梓流行然非師志也其所度弟子若干人得法弟子若
干人而勝學無念者獨號能紹其傳云

贊曰昔中峯普應國師以臨濟正宗振耀天目得其心印者弟
子千巖也千巖再傳而師實承之厥後無念學公復覩受師衣
法之付受知 太祖高皇帝龍章寵錫雲漠昭回天目淵源遂
為有托師所付得人矣嗚呼盛哉

僧時蔚

吳西山聖恩寺僧時蔚號萬峰溫州府樂清金氏子元末名僧
長千巖高弟也初學成請於師出遊師謂曰汝逢汝名即往至
蘇止於鄧尉山東麓曰玄墓建大蘭若初未嘗識字既超悟禪
乘遂能作書偈語皆可誦雖僧服而不去髮溝髮自為贊有束髮

陸粲

辨頭陀苗髮表丈夫之句洪武辛酉　朝廷聞其名使徵之使
未至之七日蔚已前知謂其徒無念曰吾與之無緣汝當召吾
今去矣遂沐浴入涅槃貴令母焚屍越十三日肢体猶温以瓦
缸覆屍而葬無念入覩大被龍錫後住湖廣之九峰寺與蔚坪
望爲蔚素精堪輿家學常言玄墓形勢爲三龍三鳳勝絶天下
如教至沈氏則以潛初未歸也迨命又遣之往及夜曰寢其家
門下待之二鼓以潛果歸聞其言異爲即往治疾既瘳蔚謂曰
荷君治疾無以爲報有地於此請奉以爲尊夫人壽域曰指示
竺山後一穴稍下六尺云是雖微劣至六十年後家當大發後
以潛竟用以葬其母至成化間以潛諸孫廛等皆以當甲其里
布政杰諭德燾數人相繼取科第門戶赫奕距葬時恰及六十
年矣予聞諸以潛未孫注者如此然留鬚云云實石室僧語意
蔚非踰襲殆是偶合耳

時蔚績學先賢譚道術第一人　劉鳳

時蔚樂清人姓金氏學其道者稱祖焉傳法於長千巖東吳玄
墓聚掾衆蓁藿而食之或累日不進開立宗教建寺設壇授受
其徒甚盛名萬峰師洪武辛酉召之蔚已預知跌坐而逝使至
已無及數日肢体猶温如生

又吳釋傳

萬峰禪師蔚溫之樂清人生時母欲不舉姊舖卷之七歲夜中覩白光滿室十三出家十六問昇講主法華義昇知其有異令之參學十九詣虎跑止菴未契回明州佛跡山禪坐忽聞百丈問溈山淨瓶話豁然有解往華頂無見師處求決方荅問拂袖大振遠近来集洪武辛酉正月入寂上足弟子普壽普福善貺普隱普持普華普榮蓋千巖和尚傳自中峯本卜自高峰妙公高峰臨濟之十八世元之季宗門未墜世主亦極崇礼之未若今之替也

長洲萬壽寺澹居仁禪師傳　釋大香

蘇之長洲東北二里萬壽禪寺晉義熙中沙門法惜自西域至中夏以念佛三昧化導吳中為建淨壽院祥符二年詔更今額元季学内大亂寺為奸獘洪武癸丑蒲圻魏君覩来為郡周顧廢址獘額而言曰昔刹之焚不得名浮屠烏足以起之行中禪師乃寂照和尚世適今住虎丘德涵道隆内外之學蕪至中興之責庶其在茲乎使者致書幣九三往而後應之居未久如殷者獻儲壯者獻力丹臒眩爛厥事告成退處於松林蘭若風譽益尊僚輩不敢道名咸称松林和尚云師本蕃陽人姓吳名至

仁字行中自號潛居子又號熙怡子父仲華為江州廣文師生五載其親俾侍州之報恩寺真純牧公七歲得度自幼識見超穎迥異嘗兒西土指空上人赴吳宗召便道憩報恩見師興歎曰再世人天師也同授以異昆尼及摩利支天咒法喎令恭原叟于獲往叟視師軒渠一笑遂失展尼師壇叟叱曰恭堂去一昔又見叟問爾何處人師曰業陽人叟曰業陽湖闊多少師展手作量勢叟曰不是不是師曰合取臭口遂出侍香爐掌外記叟喜謂曰仁書記虎而翼者也瑞世蘄之德童越之雲頂崇報吳之萬壽師嘗室中拈木杌子問僧云這個是什麽僧云也知和尚老婆心切師擲杌子于地僧擬議師便喝出上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禪性無住離住禪宗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增前狗尿天刹竿頭上煎鎚子三箇猢猻夜簸錢師亭通儒經尤邃於易發為辭章嚴簡而有法務在匡宗不以此自多虞文靖公見師黃州蘇文忠公祠記曰文言謹與有西漢風張潞公嘗以詩寄師有今代猷仁叟高風揩海涯之句宋學士稱之曰虎丘尊者名浮屠見性炯若摩尼珠　國朝洪武初　皇上以鬼神之理名師、以佛肯為書而對　上大恢晚歲養閒松林十五年三月忽示疾十九日有同參如愚仲至訊曰師行以至矣諸子在旁盍　盡　忘賜一言為末後訓乎師曰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曰與師諦及五十秋矣此別直指淨土相見師厲聲曰盡大千

界昱個淨土何處不相見良久索紙書偈已洎然而逝世緣七十四僧臘六十七有嗣法弟子掬納秀

進好香載尚直編　　釋景隆

虎丘行中仁禪師凡得沈檀異香則以小盒貯之置於大香盒中每旦持以行香至世尊前訖於小盒中另取好香一炷進之除外不復他用客至惟熟常香而已

祖庭古拙俊禪師傳

古拙禪師生緣松陵之掷塘吳氏母持淨戒出胎不知有腥血之歲出就外傅不樂魯典背習法華經一文一禮至十歲日誦一部年十三思脫世累子夜踰閫投城越州日鑄寺者二載獲祠部披剃登壇受具足戒發大乘志首謁石屋師授以父母未生時面目提撕多滯冷淡無聊又二載往吓三衢嬾牧禪師從前審覈乃示履踐晝則紆行夜則趺坐歷七晝七夜明星忽現如秋月寒潭光凝一片又如鍊壁銀山渾忘進止工夫雖得入鼓思心不能容　南泰古梅老人長途胼胝靜境俱失及拜起即欲供通痛以竹篾遶出如是三度被打遂結三冬泰至故里立限三週不語過午不食晨昏不寢冬夏不澡日念達磨大師壁觀九載方獲及茅更發猛屬續燃三指每一指限三年疊三成九切磨浣入塵垢自消寂光現凝廓然瞥地行詣白雲翁當扒不讓法戰所契留為千僧首時年二十八矣羶風普布叅徒蟻集遂

遁跡下山留偈奉別大人云半載相依唱祖机几嘗談道奉天
威出山便說歸時路又是重裁眼上眉韜光岩壑三十餘稔如
聾若啞罔測玄音有平生最愛隈岩谷三十餘年懶放迎之句
洪武間奉 旨到繁昌一日剃度千人衆請東廬山開堂普說
發四願文師云禪之一字亦是強名云何曰參在性而已擬議
即乖開口即錯既不可道何以名禪可道又不是不可道又不
莞爾(相)似是這般野狐精直饒孫勒下世與生死甚干涉直正道
流若要脫生死須透祖思關祖關透生死脫不是說了便休要
將從上諸祖做個樣子趙州老人四十餘年不離用心為甚麼
事長慶稜公坐破蒲團七個為甚麼事香嚴老師四十年方成
一片為甚麼事乃至歷代真実踐履尅屬苦志為甚麼事我今
日口喃喃地引古驗今為甚麼事諸禪德既有從上不惜身命
前淚發重願生死不明祖關不透誓不下山如是發願之後截
斷千差路頭不與萬法為侶向長連床上七尺單頭高挂鉢囊
壁立千仞寬立限期急下手脚盡此一生做教徹去若辦此心
決不相賺我今為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

無念傳

無念學公德安陳氏子九歲出家禮無極和尚為師東遊姑蘇見萬峰蔚禪師一唱下領旨萬峰出法衣說偈送之歸寶林寺道聲藹著遠近翕然宗之寶林當四會之衝天兵征陳友諒寺燬緇流盡散惟學一人守之荒墟蔓棘弔影數年暨我 聖祖削平僭偽奉有四海優章崇文聿興吾教學有復創之志爲於是善信雲集向化風從不三四年寶林復興金碧掩映如化樂天宮矣洪武十五年 孝慈皇后陟天楚藩建大會集千僧於洪山學在爲王見而異之遂留邸館建九峰寺居之學具福德相行慈悲行人見之意消故有不言而化者是能倡大緣舉大刹皆一呼而應咸之易如掇之也當道者薦于朝 聖祖召見便殿命坐應對稱上意禮遇隆渥欲留主京刹周辭弗受厚賜遣中官送還二十九年丹遣中官奉 御製懷僧詩文一軸松花笑各一器至山諭慰彌至 勅曰前者僧無念戒行精於皎月定慧穩若山巍山輩来一見去此常懷之不已遣人就見特以松笑供之蕪以詩勞之云又賜僧無念九歲出家詩學皆如韻和之以上 上覽之大悅自是深信吾道頗亦省刑寬法矣永樂四年示寂閱世八十有一塔全身於九峰獅子巖之陽

無念

無念字勝學應山人九歲出家不識字參荊州無聞和尚聞示
公案後入嵩山住靜影穿一衲脇不沾席屢不出戶一日豁然
有省曰編訪耆宿東抵吳參時蔚一見機語相契後高皇帝
召至奉天殿賜坐上問法要念進偈曰萬扒之瞬筧真
玄百草邊頭佛祖禪毛孔徧含塵刹土毫端現出性中天定迴
坐看雲擡谷行樂閒觀石湧泉林下衲僧何以報祝延聖壽
億千年上悅賜以御製詩文楚王慕之延居武昌九峰
寺

二十二世　釋弘忍

寶蔵普持禪師臨濟第二十二世

寶蔵普持禪師萬峰嗣住聖恩為二世萬峰禪師付法與師偈
云大愚肋下痛還奉三要三玄絕正徧臨濟窟中獅子ㄒ燈ㄣ
續燄古今傳

二十三世　釋弘忍

虛白慧昱禪師臨濟第二十三世

東明虛白慧昱禪師寶蔵嗣年十四於丹陽妙覺寺礼湛然師
落髮受戒參雲閒松隱叩其心印然未心肯自誓若不徹証不
已曰禪定六日出定舉首覩松豁然有省尋至蘇之玄墓聖恩
寺見果林和尚針芥相投復指示見寶蔵持禪師且陳悟因蔵
叱之曰佛法如大海轉入轉深那得泊在這裡師遂親炙座下
蔵一日問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汝云何会師向前問訊又手
而立蔵呵曰汝在此許多時還作這個見解師乃發憤忘寢食

至第二夜驀然徹法源底遂呈偈曰一拳打破太虛空百億須彌不露蹤借問個中誰是主扶桑湧出一輪紅蔵笑曰雖然如是也須善自護持時節既至其理自彰

杭州東明寺虛白昙禪師　　釋大香

古杭安溪慧昙禪師字虛白曰晝夜無睡坐若鐃幢諸方目之昙鐵脊其先湖廣人也姓王氏父為丹陽鈐課司副使遂家焉母黃氏方娠一夕夢僧頂包入門及產有異質警悟不凡經書寓目成誦七歲夢坐稠人中揮麈玄論醒以告母曰此高僧說法像也他日令汝出家年十四礼邑之妙覺寺湛然長老為師湛問曰汝為何事荅曰志願作佛湛奇之為淨髮受戒服承三載湛轉江西疎山住持聞松隱唱道雲間即往咨叩得明心印偶至一小菴自誓曰我今若不徹證決不復回遂禪定六月方安詳而起舉目觸松谿說有省尋至袁墓山見果林榮公針茶相入指謂寶蔵持具陳悟旨即斥之曰佛法如大海轉入轉深那裡泊在由昙親炙座下一日問師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云何為師向前問訊叉手而立持怒曰汝在此許多時還作這個見解師乃發憤至忘寢食次日驀然得徹源底呈以偈曰一拳打破太虛空百億須彌不露蹤借問個中誰是主扶桑湧出一輪紅持笑曰然雖如是也須善自護持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別去至千嵗岩登平山桂子堂結期滿千日昭慶圓律戊子安

溪住靜一往捧閔三十餘禩道行弘傳緇素奔向誨迪奚屬未嘗少倦有疑而決者折以片言莫不洽然肖解學徒恒集數百人曰所居淺隘遂拓基營繕不二年間殿堂禪室方丈鐘樓庫司庖湢（逼）所宜畢備遂成一大叢刹宣德乙卯賜額東明禪寺復為度僧俾奉香火已未鏊以獻施羨餘重建淨慈大雄殿辛酉六月二十七日命齋僧衆知師意禮請首倡師曰一大藏教無人看着爭得遠幾句閑言語至二十九日晨嗽言別疊趺而逝停龕七日形容如故火燬薼舍利如白珠者無數葬于山之東塢而塔焉住世七十僧夏五十五弟子僧百人傳戒請益者及勘宿學務必推窮蘊奧毫髮不容虛假苟有果於道者則解衣推食而勉至之雖屠獵之儔遇緣訓導無不改惡遷善惟其發藥若遇初根則恬言輭色使人醉心快意于春風和煦中也道力純固解行兼全自肩宗旨志在利生故能致人信向皈順之如是也海舟慈公得授心印

釋大香

古道月江淨禪師傳

西天目山高峰下七世孫古道淨禪師者乃古杭東明寺昱公得法弟子也師名覺淨號月江姑蘇雙陽人姓沈母鈕氏十五歲出家張墩古拙師座下受念佛公案永樂壬寅參荼城峴山大宗（具）寿卜曰水淺不能容泊杭有明眼人在師入錢塘古道

山謁東明旦禪師一語契合首入弟子列宣德己酉披緇受具
足戒既而長干祖堂期坐二年復還古道師問明曰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明曰那里學得來師曰這里來明大喝師亦喝明擊
以禪板曰打的在這里不打的在甚麼處師曰打的也在這里
不打的也在這里明曰這漢造佛壞竟但未是結果在師辭進
天目山居治埋菴三年太子庵六年酰酢不沾枕簟不御日惟
一粥歲惟一衲坐一洒一遠屏世緣或遊或息亦無定在也天
順至苔城小鴻里清夐幽靜適與周居士道侃禪會相孚蘭言
並臭遂駐錫水心院爲有朋居士委順師歷二十餘稔道行精
峻高風攸著非題非晦任去任留弗奉異以擅名弗糧彩以神
技無循無證人莫窺其徼際矣至惟請法者雲聚爲成化己亥
正月十九日示門人道林曰吾往矣有事在爾一衣一盂此正
法眼藏也慎之且唱云我有一頂衣古道山中子七十九年來
從此了生死泯跡入山中莫見鋒芒事倡已坐逝世壽七十九
僧臘五十一四衆皇七如赤子之失慈母曰謀立塔以瘞灵骨
爲

空谷隆禪師自製塔銘

生事死葬祭之以礼孔子之教也死而火化安葬骨塔釋迦之
教也古今依教莫不皆然余生姑蘇洞庭龜山陳氏父字顯宗
號月潭處士母金氏余諱景隆字祖庭號空谷生於洪武癸酉

七月十二日永樂壬辰從弁山白蓮懶雲和尚受學參禪湖海
禪伯古拙和尚輩莫不參扣雖以家居參究不替庚子歲許令
出家從虎丘先師石菴和尚牧為行童洪熙乙巳給牒為僧宣
德二年從杭昭慶寺宗師得其戒六年先師膺薦住持杭之靈
隱遂同至矣七年往天目山礼高峰塔毬錫一載尅苦參究忽
有省会懶雲和尚時在海昌淨妙遂造之剖露心法懶雲大喜
九年靈隱先師圓寂矣閣維斂骨奠于本山造骨塔并塔院奉
祀有年今老且病死日在迫思無餘地以奠遺骨遂承佃錢塘
縣尉司上扇第二畝修吉山下沈敬元佃官地一段為墳地奠
骨塔蓋墳屋居之待盡餘年名其屋曰正傳塔院嗚呼生死一
夢骨塔奠為蓋表佛法流芳灵踪不斷即幻明真以致佛祖命
脉源遠流長矣幻身雖滅佛性不遷後之来者見塋堵崚嶒峰
巒蒼翠鳥鳴喬木泉瀉幽巖不馳外境不執内心盡忘愛惡陶
然泰和始知法界為身虚空為口萬象為舌晝夜說禪未嘗閒
歇於此見得明透得徹如醉方醒廓然領悟便見佛祖不曾涅
槃老僧不曾圓寂大圓鏡中覩面相見西来祖意兩手分付如
古師嗣雲門青師嗣太陽無前後無去来大千沙界自他不隔
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懶雲和尚是景隆受業師
之受業師景隆心法受印可於懶雲即南極妙禪師也得臨濟
正傳二十世師上沂天真則無極源雪巖欽前後嗣法亦無定

規前嗣後者阿誰嗣迦葉後嗣前者興化嗣臨濟理貫古今詣
实為至

銘曰廓周法界空蕩無涯羣靈昇墜恒無已時佛祖垂應為導
為師夙膺微幸值斯化儀幻歸幻有為無為成住壞空斯道
山崖窣堵奠安山同壽期以紀恒夷正統九年春景隆五十二歲著

大明空谷隆禪師　釋祩宏

師諱景隆字祖庭號空谷姑蘇洞庭龜山陳氏子父月潭居士
母金氏生於洪武癸酉七月十二日為童時不茹葷趺坐若禪
定永樂壬辰從幷山白蓮懶雲和尚受學參禪雖家居而湖海
禪伯如古拙和尚輩靡不參謁庚子出家虎丘宣德二年詣杭
州昭慶受戒遂依師住靈隱七年往天目礼祖塔懇錫一載刻
苦參究忽有省曰造懶雲剖露雲印可之懶雲臨濟下二十四
世也師所著有空谷集三十卷心宗洞達机辯峻拔儒釋通貫
事理交融大理鄉吳公誌之師存年五十二時自作塔銘於武
林西湖之修吉山院名正傳有正傳十景之咏在集

右出續武林西湖高僧事略　釋大香

碧岩空谷隆禪師傳

師自製塔銘云洪武癸酉七月十二日生姑蘇洞庭龜山陳氏
父字顯宗母金氏師名景隆字祖庭別號空谷永樂間年十九

遇信心銘證道歌超然省會力求去家參歷南極古拙二老人
及金陵南楚兩浙知識所有開發俱不愜意仍處俗從傳灯中
上古祖師扒用研究一心不替洪熙乙巳虎丘石庵師收為行
童給牒披緇宣德二年得具戒于昭慶寺之宇宗師六年石庵
膺薦住持抗之靈隱師遂同赴七年登天目山礼高峰塔毯息
塔院奉祀養道有年吳興卞山之碧岩禅寺乃師之道場也山
水遠秀為東南首冠師嘗示參徒曰禅宗厥旨是轉迷成悟之
要道也是明心見性之妙訣也是超凡入聖之関捩也自宋末
至于今日師法不逮參徒根器亦為下劣變壞妙訣死法傳流
無繩自縛本是活人縛作死漢做作規矩提死話頭執倚偏邪
無由開悟嗟夫灵山會上剔傳心法超出功用大解脫法門也
要在妙悟豈局規摸老僧今日不用提話頭不用參公案先要
識破此身空花幻影不越百年安可溺於世情埋沒靈明覺性
隨逐妄緣汨沒生死六道循環不能超出既知此患盡情放下
更不留心惟令默自思惟我今思善思惡怕熱怕寒知飢知渴
者心也曰有幻身此心存活死了燒了何處安身只思此二句
其餘言語知得便了不須記憶但於行住坐卧靜閙閒忙苦樂
逆順一切時中唯自思惟死了燒了何處安身忽然識得自會

做人自知入道切須穩重窮究未後一句始到牢關始為了事
人也涵養此道如百煉精金更無変色也還垂方便接引後人是
為報佛恩德正統九年師五十有二於錢塘修吉山為墳地葬
骨塔居嘗待盡署其屋曰正傳塔院復手敘曰嗚呼生死一夢
骨塔豈為盖表佛法流芳靈踪不斷即幻明真以致佛祖命脉
泰和始知法界為身虛空為口晝夜說禪未嘗閒歇於此見得
明透得徹如醉復醒扇然領悟便見佛祖不曾涅槃老僧不曾
圓寂大圓鏡裡覿面相見西来祖意兩手分付如古師嗣雲門

青師嗣大陽無前後無去来大千沙界自他不隔于毫端十世
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懶雲和尚是景隆受業師之受業師景
隆心法受即可於懶雲即南極安禪師也得臨濟正傳二十四
世師上洎天真則無極源雪岩欽前後嗣法亦無定規前嗣後
者阿難嗣迦葉後嗣前者曼化嗣臨濟理實古今詣実為至乃
若問本源時年七十四矣所著有尚直尚理編二卷空谷集三
十卷心宗洞達机辨峻逸儒釋兼貫事理兼融其遺誡子孫規
列若干條在集有云居山若住只須三四人多則彼我喧囂不
終道業佛法在乎正氣不在興盛一味着緣本分閑淡寂寥克
明大道報資恩有皆可為後人龜鑑師有嗣法弟子如登等

莽住嘉禾真如寺

景隆

景隆字祖庭號空谷姓陳氏吳洞庭山人從南垣安師修學秉戒見重於世正統間居杭之修吉山二十餘年蘊德韜光蕭然物外終于住所有集三十卷行于世

海舟普慈禪師畧傳

海舟普慈禪師蘇之常熟人姓錢世宗儒業出家於破山初至慧日寺聽講楞嚴至但有言說都無實義處乃曰言說今日愈多矣遂歸日夜閱經尋思實義面顏日悴有居士問曰師顏色有病師云佛法不明故爾非病也士曰佛法不明何不往府中鄧尉山問取萬峰和尚去師聞欣然便詣鄧尉見萬峰卜問曰沙彌何來師礼拜起曰常熟峰曰到此何為師擧前語再拜求示峰便摩頭兩棒攔胷一踏以脚兩踢曰只這是實義師有省起曰好只好大費和尚心力峰笑而許之付以偈曰龜毛付嘱與兒孫兎角拈来要問津一喝耳聾三日去筒中消息許誰親又曰子當匿跡護持莫輒為人師範師自以為得乃結廬於洞庭山鴞廿有九年一日僧至師問曰上座何處来曰安溪曰安溪有人麽曰有虚白和尚說法不異高峰曰是誰弟子曰寶藏曰有甚言句僧擧堂中驗人語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三藏不是法是甚麽下語者皆不契擧畢復問師曰泰寶藏云我

與竇葴同參萬峰僧曰當日有何所見遂隱於此就耳不參人
去師曰問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峰便打我從此得悟僧曰請言
得之的以師曰但要人知痛痒的是實義是妙心言說盡屬皮
毛僧笑曰若據此見解生死尚未了何得云悟未在、、不見
道心不是佛智不是道耶師遂有疑曰彼處衆中有真大徹者
如何是到口味明即打滅灯曰識得燈光何處着落味即到口
師無語次日黎明遣侍者請師、即至明問曰曾見人否師笑
曰見只見一人說出恐驚人明曰假使親見釋迦依然是箇俗
漢但說何妨師曰萬峰明曰為叙先後耶為佛法耶若叙先後
萬峰会下有千人若論佛法老闍黎佛法未夢見在何驚之有
若親見萬峰、、即今在甚麼處師面赤罔然明曰若如此不
曾見萬峯師歸客寮三晝夜寢食俱忘偶值香燈繩斷墮地忽
然大悟詣閽前呈悟由明曰老闍黎承嗣萬峰去師曰白公為
我打徹豈得承嗣萬峰明乃笑遂集衆出閽堕座曰瞿曇有意
向誰傳迦葉無端開口顏到此豈容七佛長文殊面赤也茫然
今朝好笑東明事千古令人費唾涎幸得海公忘我、濟宗一
脉續綿、乃擲下拄杖云千觔擔子方全付玄要如今拄杖談
以拂子擊三下、座師即入丈礼謝明日老僧不出月去也

至廿七夜辭衆廿九日示寂師切欲遁歸洞庭四衆苦留乃繼其席萬峰忌日師拈香指真曰我幾淹殺你甕裡幸昱普慈若是別人不可救也熬比瓣香堪酬接引唱一唱云只笑你護短沒頭師佛法當人情屐坐具礼拜又拈香云此一瓣香供養東明長老一片赤心鞭策令余洞庭宗源連唱兩唱云一言豈盡普慈心千古兒孫贊報恩又拈香云此瓣香供養昔日師僧指南之力若不蒙師何由今日到来拄杖三十喫有万堪報不報之恩唱一唱云受恩淺處便為家有乳方知是阿娘礼拜起說偈曰源頭只在唱中存三要三玄四主賓五棒當人言下會四料還須句裡明末後真机死活句箇中消息在師承辞形影骨酬師德将此淺心報佛恩慟哭歸方丈臨示寂說偈曰九十六年於世七十四載為僧中間多少諸訛一見東明消殞以拂子打〇云釋迦至我六十二世有不可數老和尚又打〇云多向者裏安身咄乃授筆而逝在景泰元年全身塔於東明左側得法十二人

無聞聰禪師

釋弘聖

臨濟第二十七世閔子嶺無聞明聰禪師天奇瑞嗣邵武光澤縣人也俗姓奚母吳氏将誕師前一夕有病僧告宿吳氏辭之夜半遂生師而病僧亦以是夕化於道上里人咸謂此僧再来也師生三歲父母繼亡外祖憐而收養之未期年外祖亦死舅

氏以師命孤苦乃送且隱蒼為僧十七得度二十受具精毘尼
兼修止觀淺究唯識等論同學皆敬之一日遊百丈山逢一老
宿問師曰大通智勝佛十刼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
此理如何師乃依文講之老宿詬罵而去師從此疑情頓發念
々經五六載一日聞馬嘶豁然大悟乃曰如斯之事如來
禮拜奇便打師曰某甲適來草々觸忤和尚奇曰老僧今日被
上座勘破師曰和尚豈在世在念念念某甲豈能勘破奇
曰在世忘世是如何師曰了物非物奇曰在念念念是如何師
曰於心無心奇曰心物俱忘是如何師曰華山高峻太行峨奇
曰教壞人家男女者惟汝一人乃服勤五祀礼辭奇付以偈曰
破情々破々還情絶跡無私精內精知是個中今不識盡籌贏万
付與仁行師遂住隨州關子嶺龍泉寺為開山第一世焉於隆
慶六年禮虎丘隆祖塔窩姑蘇大慈寺虛堂查居士等請陞座
師拈香云此一瓣香非陰陽氣育亦非宇宙中生藝向炉中祝
東震旦中大明皇帝聖躬萬歲々萬々歲願四海清寧兆
民樂尧舜之天五嶽鍾灵大地沾唐虞之瑞次拈天奇瑞和尚
香敘衣就座開導畢乃舉中天竺有出家外道馬鳴者世智辯
聰善通言論唱言若諸比丘能與論議可打揵搥如其不能不
足公打揵搥受人供養時長老脇到彼國言但鳴揵搥設彼來

者吾自對之即鳴揵椎馬鳴即問今日何故打此木耶答言北方有長老沙門來鳴揵椎馬鳴問言欲論義耶答曰然於是廣搆論場大衆雲集而至長老脇云吾既年邁況從遠來又先在此座理應光（先）語馬鳴曰可爾現汝所說吾盡當破長老脇即言當今天下太平大王長壽國土豐樂無諸災患馬鳴默然不知所言論法無对即隨負處伏為弟子剃除鬚髮度為沙弥受具足戒今日無聞長老不鳴虛堂居士揵椎亦不論義亦不與虛堂居士剃鬚髮乃沙弥受具足戒諸大衆知會麼如若不知不會再引普藤有僧請忠國師論義國師曰立了也僧罔措國師喝出曰非公境界今日虛堂若與無聞長老論義我則曰卧了也虛堂笑出門去我則曰是公境界諸大衆我與忠國師是同是別大衆默然良久師咄曰非諸公境界道南居士出衆曰畢竟甚麼人境界師曰止〻不須說我法妙難思諸增上慢者聞必不敢信擲下拂子下座一晚虛堂居士問祖〻相傳之道何等人可以授之師曰唯頓悟者傳之士進曰何法得悟師曰只一句無味話頭曰何為無味話頭師曰有味謂之有理義即教也無味者不可解說極無理路如麻三斤乾屎橛等謂之無味話頭無容卜度講論但使人參過於十二時中疑之又疑參来參去如到萬仞石壁下左有大坑右臨深澗後復虎至前無路上如何出身可避虎難思

出路相似畢竟要脫虎口乃方安樂參此話頭亦復如是、
用工必有一日豁然大悟一切諸法皆自胸中流出如海如江
難測難量景日當空無處不照到此地位佛氏真子孫法門真
棟梁虛堂若肯如是參究畢竟有此一日虛堂曰公參我實未
參但每思一息不來不知此能言者向何處去急一思起遍身
不知鹹淡我有此癖今遇我師乞大慈悲開方便門明指祖恩
入路知此死歸何處師喚虛堂、應諾師曰會麼士曰不會
師驀扭居士鼻曰再道不會看士當時通身汗下曰我會也師
曰會個什麼士曰光、山石上淙、水流出師攔胸扭住曰除
却石頭流水再道一句士曰和尚代祖恩道一句使得師曰汝
道會也為甚老僧代汝道速道士便掌師把士一推倒地、擧杖
欲打士笑曰尋來打人不是好手師曰老僧今日失利我三十
年來不曾被人折困誰知今日被這老賊箭盡弓折士拜曰師
一推却似千觔石堰拋向大洋海裏鷲得東海龍王作風掀浪
連累多少人蓬倒挖折師曰既如是非第二人境界是為自證
三昧以後似唾子得夢嘻、只自好笑去士曰蒙和尚大慈開
示我等乞剃弟子、成僧師曰汝既信此無疑有靈鑑可憑若欲
為僧亦是名根未了汝不聞古人云佛之一字尚不喜聞何有

為僧為俗之名乎但於同類化引亦可謂佛子矣況汝襄邁縱
墮僧數佛法住持不久且立願將来再生未遲士復啟曰和尚
苟天奇老祖之命有授一人名郎如秉付人恐斷佛祖慧命秉何
師曰佛祖之道隨世顯晦盛衰隆替曰緣亦有定方此際难以
用心亦一毫不能加損于其間奚急求嗣致庸俗所為倘授非
法器縱百千傳何益上祖及垓宗門然而我已灯傳達者識有
懸記大振吾宗久遠不墜者此人也士曰識記可得聞乎師曰
子自然知他日語之衆居士拜曰乞開示衆等種一善因師何
恪法師曰非吾恪也言與衆聽識日此法兩人真可授次君獨
泛月池心密藏密誰能解一日木頭顛倒生即此四句因果

凜然五代已前昭然定在吾何用心乎成祖之人預已知其人
矣衆等再拜而退

達觀可禪師傳

釋大香

師名真可字達觀自號皮球子門人謚曰紫柏尊者俗姓沈氏
居楓江之太湖母夢異人授以鮮桃覺而香溢寢內遂懷娠生
五周不語時見巨人跡見於庭下一日有僧踵其門摩頂謂曰
之子釋俗宜其天人師語畢隱去師即能言庭下之跡自此不
現矣髫年不好葷不波流俗不喜近婦人十七、扶笑趨討至金
昌大雨適值虎丘僧明覺以蓋蔽之曰要其魁梧不群也歸院
甚相得聞夜課八十八佛名號頓興愉悅晨起施素設供礼覺

刈髮大時趺坐遂為常律年二十受具之武塘景德寺掩關三載行叅知識究明大事偶閘僧誦張拙秀才見道偈至斷除妄想重增病趙向真如亦是邪師見曰錯也當云方無病不是邪僧曰你錯他錯師大疑之每至昏止書二語于座隅條理淹滯顛面腫忽齊次有嘆曰使我在臨濟德山座下一掌便會安用如何乀住匡山白雲厓窮相宗奧義北遊臺山有尊宿坐室岩中師作礼問一念未生時何如宿豎一指問既生後如何宿展兩手師于言下領旨入京謁徧融禪師融問從何来曰江南融曰来此作麼曰習講作麼曰貫通經旨代佛揚化融曰你須清淨說法曰只今不染一塵融命侍者褫師道服施傍僧顧謂師曰脫了一層還一層師遂挂搭者十年時某甲秉拂少室上堂演習評唱以言句為心印以帕子為真傳師見恥之曰西来意固如是耶南還至嘉禾有楞嚴寺為長水璿法師疏經處發為院落矣師有詩弔之曰萬花叢裡盡搂新玉女凭闌天上春一片清光簫外月夜深曾照坐禪人乃屬陸太宰外護得復阿練若師引臂採血大書一聯於禪堂曰若不究心坐禪徒增業苦如能護念罵佛犹益真修師叅大藏卷帙浩繁殊方不能力致欲捋方冊便于流覌即有謀者罪當自任同時有僧道開陸光祖馮夢禎曾同亨曜汝瑾吳用先等綱維之貯扳于徑山之寂照庵仍過吳門省下髮師明覺、已薙髮賣藥

市中師假疾于舟次命覺膀視及至師為流涕曰爾何至于此耶今且素何覺曰惟命是從師為剃髮載之長往覺及就弟子列至金沙書法華經以報二親西遊峨嵋由三晉歷關中踐扵道礼普賢大士順流下瞿唐過荆襄一登太和駐錫匡阜重建歸宗故址自皖公山北上挨問石徑遺跡徑乃晉琬公慮三災壞及正法石刻蔵經鋼之岩洞山以徑顯時琬公恪院高明所有師復之啟石室佛座獲一寶函中有古佛舍利若干出視光燭林壑適 慈聖太后命使福更增日請舍利進宮三日修敬自慚貧骨難披紫誕與高人出帑金重固於石窟師住持潭柘寺居常礼佛方就食倉卒容至談未竟不覺舉筋白知事曰今有犯戒者令爾痛責三十棒輕則倍之言畢自伏佛前受責如數兩股若聚墨乃云衆生無始習氣如油入麵牟不可拔苟折情不痛未易調伏也向窩天目山之中雲菴緣夢中不能作主命侍者痛棒二十屋昱魁勵不止則我救世一大負遂逮獄執政欲致非法師曰世道若是久住奚為索浴趺坐而逝世壽六十一法臘四十有四奘灵骨于徑山之文殊塋師秉金剛心以大法為已任四十餘年脇不著席恒持毘舍浮佛半偈曰假借

未易故悉庚子曹溪還欲修五燈會元值礦統便道慨然入京有時為也少襲妖書震發從衆罹難及金吾訊鞫但对云礦統不止則我救世一大負遂逮獄執目山之中雲菴緣夢中不能作主命侍者痛棒二十屋昱魁勵

四大以為身心本無生因境有每〻示人曰吾持二十餘年已熟句半若熟二句生死了然矣師氣宇雄毅而色嚴冷皈依甚夥不假常情即欲求于棒下然性耽山水雲行鳥飛服無餘衣居無常所近代禪流之尠覯者　神宗敬信大乘手書金剛般若經偶汗下清帑疑當易遣近臣質之于師〻以偈進曰御汗一滴萬世津梁無窮法藏從此放光　上覽之大悅

無已生傳

釋真可

無已生自言生于青草灘〻即姑蘇之松陵今之吳江也予從無已生遊甚久每於無已行藏所忽之間音聲笑貌之際與夫習氣動靜徐而察之似非青草灘人蓋無已受性超放不耐世

世俗於習俗繩墨了不相拘予嘗規之無已笑曰子奚不檢名而審實耶名檢則實審實審則名不虛名不虛實即主也主即實也物與我皆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之間倘不違此則何往而非有待乎夫有待則有累有累則孔竅不待鑿而不可勝數矣吾嘗歷觀有待之大槩不出乎地水火風竪見七大而已如以自心觀七大則七大有名而無實矣方此之時且問子大火聚中為吾拈得一莖眉毛出乎予曰不能無已舍然大笑曰子聞龍樹有頌乎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即此觀之有生則有我始有物脫求以名實之捐外名則無實外實則無名吾故曰實即主也主即實也實即主則

主未嘗主之即竅則竅未嘗竅主未嘗主竅未嘗竅則我與物
之與我不待觀空而始蕩然也故曰會萬物歸於已者其惟聖
人乎如人有已則物豈可會乎如物有物則物亦不受會也明
以有待顯而無待隱矣無待既隱則地以堅為孔隙水以濕為
孔隙火以暖為孔隙風以動為孔隙空以形為孔隙見以照為
孔隙識以分別為孔隙皆不得無已臭者也如以自心觀此七
者則地未嘗堅水未嘗濕火未嘗暖風未嘗動空未嘗無形見
未嘗照識未嘗分別若然者謂七為一可也謂一為七可也七
若可一則七未嘗七有待隱而無待顯矣一若可七則一未嘗
一無待隱而有待顯矣吾以是知有待與無待初皆無性也如
曹溪佛性無常諸法有常之說亦此謂乎故吾以自心觀九竅
與六根我實未常有也然九竅六根不妨用而不廢我實未嘗
無也有無路窮允聖情斷予謂我有已臭可乎如木生也直人
生也靜直則無私無私則無我靜則無復無擾無擾則本虛、則靈
、則妙既妙矣有已臭可也無已臭可也雖然莊生謂七竅鑿
而混沌死吾則曰孔竅鑿而已臭形明以鈎索得而秘之矣今
吾一受形之後六根九竅已臭太多於是乎聲色鈎索於外好
惡鈎索於內吾本無已臭者始不得自繇矣故以無已字我者
陰借其名而鞭我後也子亦何疑而察(私)我耶予聞無已之義
乃稽首謝不知之罪無已曰罪本無性何謝之有哉予不知荅

而退

客燕雜記内第二百十二條

達觀和尚回首獄中作聞銓僧云誰是銓僧誰是聞端坐而化遺像供石鐙菴自題云騎鼻而来騎虎而還是誰起倒喜福青山

陸啟浤

無幻禪師行狀

師諱性沖號古湛禾郡秀水人俗姓張育之夕母卜氏夢撟上一雞飛而沖天曰名曰撟嬰時每啼不止唯以供具列於前即輟止歲與羣兒戲以瓦石甃殿宇取土塑佛像率羣兒羅拜既要生一子甫四歲每嗳曰塵勞膠固胥得出離会業師方硯山

釋慧廣

指師看佛經師即留心内典且復問於方曰教可出世乎方曰子看經有省耶師曰三藏十二部大約祇是筌蹄耳方曰汝郡無趣老人臨濟兒孫也野翁曉禪師之的傳乃本色道流和之必為子之所重師欣然往參之趣老曰吾待子久矣子平日作甚麼師曰粗涉佛典趣遂訶曰記此一絡索汗汝一片清白地可付諸長流方堪與語師即懇求捷徑趣誨以教外别傳之旨師蒙誨即欲出家母不聽乃依于圓明寺訓蒙膳親朝夕恭究有所契入母棄世後始剃染欲結菴徑山往辭趣之嘱曰子緣在水邊今姑從汝志時趣老欲焚棄生平聚像冒頑師乞稿以集之既就往見趣問曰子向在甚麼處師曰徑山做得甚麼事曰

某甲買得一段田收得原本契書請和尚印行即將集本呈上
趣得展看曰這箇是我的灋師曰和尚莫搶奪行市趣擲
下集本師即趨而出已而呈四偈趣莞爾曰非語言文字也是
汝作底麼師曰某甲鼓粥飯氣若謂有所得辜負和尚不少趣
點首遂傳衣法并偈曰師傳拈花宗示我徼笑法親手展付汝
持奉徧塵刹趣入滅後師復住洋山三年月思前囑下山禁足
于圓明三載既而啟關有車溪菴僧證川者敦請師居于昱寄
跡于庵二十餘年本庵葺禪室以安衆接待方來遐通聞風恭
請不絕日與衲子輩商確一大事罔不悅服素能儉以自處惠
以及人凡一切利濟之事傾鉢資助成之戒律冰霜辭色温雅
始終一致無出世心適萬曆庚戌春洋山建禪期主事僧與禪
衲請師領衆師固辭之次年復請不得已赴之半載餘而脾疾
作歸車溪病益甚至辛亥季冬四日囑後事畢端坐而逝闍維
奉灵骨塔于洋山師之法語頌偈門人記録之以廣流通師生
于嘉靖庚子十一月廿一日世壽七十二臘三十白衣時號無
幻人皆稱之無幻云

明示寂嗣臨濟三十一代聖恩藏禪師塔銘有序

董其昌

學道須歸錢湲非好相所能刹生必用金篦非人我之逞山有
肉而無骨者難居得骨之僧人有英而不雄若莫荷大雄之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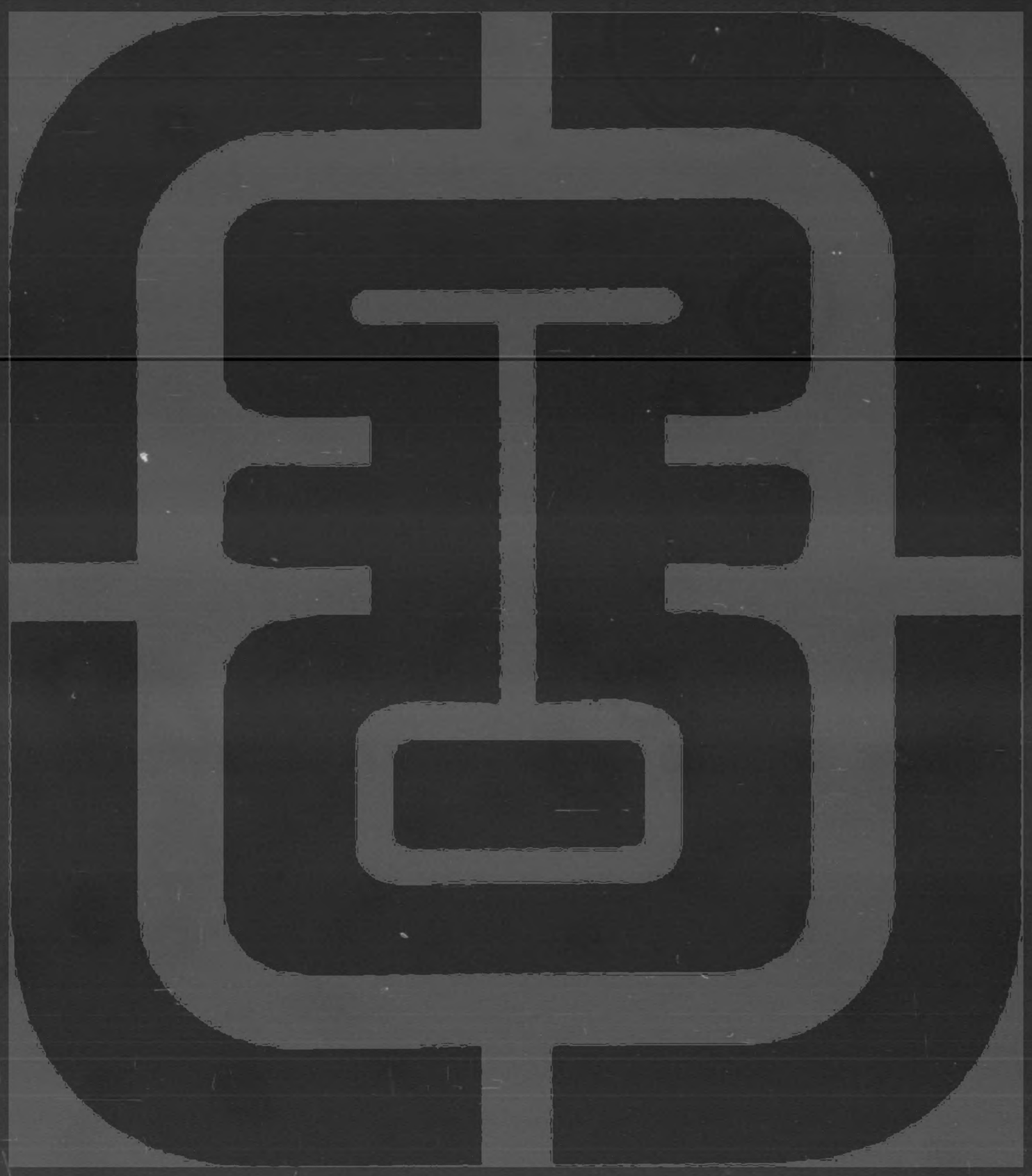
若夫高朗之識剛大其氣況潛其恩堅固其窣眉毛挂劍血直濺於梵天舌本含蓮香徧熏於淨域當吾世也有其人焉三峰禪師乎師法名藏字於密學人稱為三峰和尚梁駱蘇氏子也父蘭母周氏積慈善根薩寧馨報岐嶷厥於葷茹齠齔不為童嬉覩供養具若識金環誦般若經如注瓶水十五歲受戒於雲棲又十年四十悟道六十歸空其壽記也二十九歲受戒於雲棲又十年受具於靈谷又十一年嗣法於金粟又七年開堂於鄧蔚其閱歷也初從高峰語錄悟半醒半睡之徵故以高峰為印心後讀覺範智證傳悟一實一主之偈故以覺範為印法其師承也語

錄三十卷廣錄五十卷弘戒法儀十卷五宗原一卷最後語錄一卷其著述也北禪著梵網則佛像放光開元禮石佛則石佛題瑞其感應也老趙州之上等人來牀上接中等人來牀下接師則不然甘霖一雨甘露一味老宿與初机等觀宰官與甲田同視叩則必應誨則忘疲其接物也厥初寺名破山隱同貧子甘半菽如王饍披百結如鉢衣既而名聲普聞財施坌集有布金者委土視之藉其河潤轉我食輪礪崖有加滌腸如故其苦行也至於背觸俱非之鑪韝佛魔皆掃之鉏鍾使罰骸吞丹七而返魂蚊子望鉄牛而退步罵豈罵耶古德之法施如此謗則謗耳護持之花報歷然其弘法也上堂四十餘會普說不泰不

記其數度徒百餘受戒萬衆得法者十二人一嘿咸問石乘在
可證頂目徹淩(磨)予垣剖石壁于磐鴻其德礼繼趙儲慧刃鈷潭
吉忍先付法有梵伊致已(早)畢歿其傳受也師所苦心綱宗為最
五十年前紫柏老人常從事於斯矣獅弦重奏雀和仍稀将醉
未了之日豈取不還之果嗟乎鵝王擇乳知雲門之有人白馬
馱經誤生公之忍死神州大乘氣象忽爾黯然江表白社風流
於茲盡矣其昌趙風日久傾蓋須臾漁父入桃源謂前途之可
識慶喜見阿閦嗟再覿之無期輒應蒙求續摽僧寶龍翻化城
山神必来礼是虫鼜半字石丈将無點頭乎
銘曰空王弟子惟烈丈夫十號居一五葉不無臨濟行令雪點
洪鑪巍々赫ヒ岳偃海枯小根小器巾幗為徒不克負荷絶學
荒蕪爰有三峰崛起蒜廬真風嚴冷古貌貞孤疑團先破得大
頭顱悟無可悟吾猶故吾頻伽息響野干競呼剖斗折衡懸絲
可虞師曰危哉慧命我扶顧此綱宗曰循久矣師実聞関程幷
自許群黨熾然如石投水或曰一花五葉如父有子父業既同
諸諍可止或曰明取網宗本無実法若有流布何成舍筏若無
流布證據則之獨是之是引而不發或曰得坐披衣辨魔揀異
葛藤既剪符節自已不食馬肝亦為知味嗟々譚翼為重千鈞
為輕折枝為難起海為易師負九鵬而輕者忌師度弱水而易
者議是顛倒見非差別智吾所知者天童三淨一雲一龍臨濟

正脉潙仰家風鐘中無鼓之中無鐘蓋消融於大寂滅之海而
以竹篦契同者耶
賜進士第光祿大夫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院
事府事修 國史副總裁 東宮講讀官華亭董其昌撰
天壽聖恩藏禪師行狀 釋弘忍

付法ㄴ語 釋法藏

余于三峰萬峰之付法首從天啟丁卯付梵伊致住持三峰有
上堂語數則證之至崇禎己巳復于梁溪錦樹菴付一默咸問
石禁垂在可證頂目徹四子亦有上堂語數則證明今崇禎乙亥
復于天壽聖恩寺付潞于垣剖石壁于磐鴻維赴儲慧刃銛潭
吉忍具德禮七八時回老僧養痾閑中未及上堂即書此以證
其未了不來爭入老僧憶得者亦筆以待之餘不贅倘老僧不
死如高峰在閑或有斷崖中峰輩梯而入侍截斷者載付為法
門大火聚未可知也更有數人青黃未熟急宜恭大法玄要完
事猶是老僧印下物不及則歸之清涼輩矣

計九十葉